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27

T 5773.7/3438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十六

王應選

復江念所

曹誥

謝詹中岳劔

二首

方揚

王與程山人

陳大科



與屠長卿

王希元

與金省吾

陳述齡

與金省吾

孫繼臯

與屠長卿

陳履

與邑中諸生

馬鳴鑾

與金省吾

傅作雨

與金省吾

朱讓

與金省吾

沈懋學

與屠長卿

馮夢禎

與屠長卿 五首

與王百穀 四首

與李龔美

沈自邠

與薛師顏

與瞿默菴

與勞岱輿

與龔毅所

與王百穀

董樾

與凌以棟

陸可教

與屠長卿

沈九疇

與屠長卿

周弘禴

與屠長卿

甘雨

與屠長卿

胡士鰲

與王百穀 二首

傅光宅

與王百穀

李言恭

與屠長卿

歐大任

與屠長卿

寄王敬美

二首

答黃淳甫

寄李于鱗

與王百穀

三首

答朱灌甫

答王仲房

答汪伯玉

答沈肩吾

寄魏季朗

寄朱用晦

寄董子元

答朱貞吉

答梅禹金

寄張助甫

答瞿應甲

答朱子厚

答劉子威

寄陸無從

答魏秀才

答劉伯玄

答余德甫

答朱秉器

答朱宗良

寄李本寧

答方永叔

谷凌稚哲

蕭良有

與金省吾

蕭良譽

與金省吾

王大謨

與金省吾

余寅

與張東沙

張邦仁

與屠長卿

與屠長卿

與王百穀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吳興凌迪知稚哲

王應選

復江念所

吾丈名世上才也往從長安即耳聆華篇琅琅珠玉  
則既目攝而心企之願為執鞭今且十年所矣迺獲  
從薦書之後竟爽齊驚戚然稱兄弟焉可不謂天幸  
哉榜後知丈以大艱歸倉卒中不及修禮茫然心折  
乃遠惠瑤札頌之珍貺弟則何能當焉感媿滋甚矣

名公翰藻

卷之四十六

萬物同盡幸勿以過哀自傷且讀禮之暇游意古今  
劑量萬變之務計當益熟異日者出而對大庭肩鉅  
務批隙導窾綽有餘地豈若弟輩旅逐鷓行風塵役  
役者哉日月不居禫除伊邇佇聽北征欣承榮問使  
旋值有大計之事草草附謝尚圖嗣候不次

曹誥

謝詹中岳劔

足下握靈阿之竒旁日月御雙龍雲燦文章以為鋒  
孔孟道德以為脊詩書六藝以為鐔直氣勁節以為

鏐雄視今古誰云干將莫邪哉乃者茂先之室不秋  
雷煥鄙人雖志懷國而一劔之任未知操割足下以  
烈士視之敢不礪刃自勗按劔自奮他日足下佩一  
以肅朝宇權姦伏攝鄙人佩一橫掃邊陲萬里騰威  
長城上國飲至明光歸功于足下神物會合此其時  
矣鄙人獲此良寶每獨立振衣飛觴豪飲弄長虹高  
歌來篇壯哉雖陽春寡和容搜鄙俚以吐所懷  
向與足下談則同席出則同遊乃今千里各天殊以



經年情何如也足下日與陳仲子哆口談天如桴鼓  
應和乃今以精舍為阿閣刷羽檝翼五色爛然三年  
一鳴為世上瑞復奚疑哉鄙人擄巨魁而不取登藜  
閣而不入欲以全功待足下至今踽踽客燕以馬上  
為安榻以刺謁為勤最以朝叅為奉職每因隙暇左  
延老莊右揖左馬然席未暇煖而戶外填填不合聽  
之客已亂吾耳戶內喁喁不合視之色已移吾目縱  
百家子不言我獨無愧于心乎大丈夫馳騁古今垂  
不朽之業在未仕之前已閑輿衛及仕優而學古聞

其語未見其人願足下無負此良時近日著作想亦  
盈筭安得乘風遠入吾耳鄙人選期在冬春之際三  
人聚義諒在來春三月間耳落石勝遊城東春色知  
君獨拉徒使燕客神遊臨風拊脾不悉

方揚

與程山人

走不佞漫作書生語落莫尾諸名儒歲復歲矣即郡  
邑大夫若鄉中築築者咸瓦鑠之譬諸櫪下駒遂巡  
康莊舊矣豈復能展足直千里一息耶茲幸附驥輒

名公集卷之十九  
三  
喘且汗媿無以印首諸大方間重荷高情展對增悚  
恐譽命過隆非喋喋者所能承也何如何如書儀登  
嘉謹致謝悰

陳大科

與屠長鄉

西陵不穀為別者穎上公與僅僅兩年亡論穎上之  
政成而青浦黎萌又已歌舞屠青浦矣穎與浦並澤  
國兩地河伯為足下所苦不得為雲兩漢時守令  
有止治河渠一事効輒得著名循吏傳今獨漢人乎

哉乃今有足下且也足下又獨為政乎哉而其文章  
又已的的登壇建旗鼓得雄而王校漢人專吏治椎  
魯少文竟何如不穀於此兩者一亡有謬辱足下引  
為友生驛亭寒夜濁酒送行人何當兩年不一寄訊  
至屢足下賦心斷西陵古渡頭之句慚愧慚愧清明  
日林碩父過別不穀言將去雲間訪故人青浦令不  
穀言令故我故人也逡巡出懷中扇視碩父扇皮骨  
握之且利碩父為先司寇門人遲暮迄於今不第負  
先司寇矣新春聞余君房第幸甚記得與君房戲故

問之朝來課舉子業成未君房怒已又君房譚兩漢吏治文章又故掩耳不聽之君房愈益怒蓋譏之也今卒第哉今卒第哉足下鄉人尚有楊伯翼葉鄭朗兩生在泥塗若之何又有武林虞生人期則不穀塲屋中所舉第四人蓋亦奇節之士云今亦負不穀不第且歸咄咄陳子未北虞生安得不南哉豈其此生負人也者歸且趣其來結納足下顧益卿滇中兩年僅得其兩書一書嘗問足下于不穀今四月閏四月益卿且以入賀北來不穀倘入夏亦量移北乎獨晤

足下何時也者青浦水國將無多蚊蟲永有葦帷一具寄足下入夏後張之又印藪一部無踪上人圖四幅并獻也

王希元

與金省吾

往元溷諸生時即知名公祖矣何其三楚荒陬幸借文纏匠氏登林杞柳增色無論文字之學欣藉指南瞻蛻陳骸自標神格而進良抑偽浣浮靡之習而返古朴之風從來陶鑄未有若此之神化也昔人出文

忠公之門而名益顯人以其所託者歐也楚之士無  
敢望附於蘓如公祖者不謂今之歐陽公哉元待罪  
滇雲馳神萬里茲叨轉江藩又以嚴程促征不克躬  
叩臺端一傾景悵遙望台光祇為吾黨稱慶焉憲體  
尊嚴不敢以塵禮瀆於下執事謹齋居肅啓申一言  
之敬而心旌固甚搖搖也伏惟台慈鑒原不任感仰  
之至

陳述齡

與金省吾

仰惟門下之起冬官而權賦荆南也則用廉介聞其  
徙為膳部而典俎豆也則用文章著及拜憲府而為  
儒生師也則海內薦紳艷鳳麟之采誦埏鑄之模而  
吾楚章縫士稱慶矣齡屬在版籍瞻歧良深頃入春  
曹叨聆夙範雖未奉馨歎之芳緒而取步趨景嚮者  
視叅對不尤幸耶茲奉遣祭淮藩之役便過救廬密  
邇台光未能展謁敬勒蕪狀一布下悰不腆芹私附  
呈修賀伏惟莞擲稍鑒鄙忱即日多士賓興巖廊叙  
績計齡冬初赴闕之日則門下徵拜鈞軸之期也睽

各公朝... 卷四十一  
仰非逸實增忤躍副狀靚縷統祈霽威炤之齡臨楮  
不任悚息悚息

孫繼臯

與屠長卿

初意還家過三月便可了一切塵俗事不意半歲往  
矣猶然碌碌未有皇暇也雪夜花時前盟柰何弟所  
苦者非如足下所稱戶外履滿也弟自諸生時即不  
能治家人生產業負責故甚多而富人主者以為今  
固宦而歸耳數年逋欠一時索併畢竟無以應之然

已不勝其聒矣而又子女漸大食指漸繁饘粥之需  
幾無所出以斯咄咄不仰屋竊歎則游於酒人耳昔  
荆川先生有言清修之士好言貧無厭之徒好言貧  
弟於此兩者皆無所處然與足下言聊以破名位芳  
羶奔走時輩之嘲非苟為自白也夫官譽日起道心  
日益擅茲雙美國寶法器無乃自道弟為凡不足為  
佛何本徒興惘惘過丈定有日在顧決不敢預為日  
亦不敢會文衙齋扁舟泊岬自當遣蒼頭挾刺上聞  
不煩候吏日夜探訪第亂人視聽於弟不便開之亦

久不相聞寄來刻傳扇頭詩並領教語多不竟夫鑒  
在

朱期至

與屠長卿

僕歎落無所容獨一念不自慳昧好忻慕海內長者  
間弄柔翰所與游二三友人竊自比古建安諸氏近  
于麟元美輩欲一當作者意甚壯然僕於二三友人  
中實無足比數而二三友人則以僕叨有一日之長  
謬推僕為盟主僕逡巡久之未決也自丁丑歲明公

釋褐成進士則操觚家雅嘖嘖頌之已而徐茂吳得

袁州司理舟艤清源僕方肺清源役也酒間出明公

所為詩若文若干首眎僕僕竊恠之以為其人今人

邪今不宜有此人也古人邪何僕生之晚也蓋明公

才豪而情至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僕讀之真若與

孟堅子長子卿仲宣輞川少陵諸人鬪往不能不恍

然自失矣夫天將永其名必不能適其地而愉快其

志意何者則天所厚也以明公才不置之中秘而徒

令寄一官海上手板朝夕憐者竊為扼腕僕則以明

公才奚適而不可青浦屬雲間故二陸所產地僕嘗侍家大人晉陵欲泛小艇從游不可得乃明公饒領之簿書之暇登高望遠吊古攄懷異日者無論二陸矣嶺南歐楨伯洪都朱可大僕幸從鷄壇中為莫逆交他如陳伯符沈少卿于子冲魏懋明沈君典顧實甫皆明公同年友僕俱有傾蓋之懽譚間時時念明公則僕於明公雖未嘗班荆若生平也豈亦嘗有譚僕明公前邪可大又亟云明公近日所剖劄詩若文數帙恨不得之早蓋僕前二日與可大飲臨淮所聯

席懽甚其念明公尤劇云明公倘有意僕盡以其所著述見示僕雖不能讀當與諸君子共傳之庶異日知明公者稍知僕也友人易之貞僕所親甚厚其人亦嚮慕吾道者以青浦諭行計得與明公朝夕僕竊為所親沾沾喜矣輒敢以賤姓名通下執事並五言律二首書扇頭見懷諸雕蟲不敢以塵瀆也明公幸教之

陳履

與邑中諸生

不肖孤嶺海空夫也竊祿大邦知諸賢星聚久矣顧  
俛首簿書日與吏伍不獲躬訪德里敬式賢閭訊求  
雅論以裨寡昧其媿已甚迺諸賢不我捐棄及從而  
稱焉鉅製雄裁至盈冊帙祇令人汗浹背耳何者史  
記列傳七十惟四五長吏獲稱循焉下逮班氏書列  
循吏者亦僅僅數子而已吏治之難若此今海內吏  
豈少異政乎然循良之名亦論者所重與也孤何人  
斯可以語此甚哉循良宣布之什諸賢為溢辭矣至  
于天厭惡極亟奪我怙為諸賢憂蓼莪遺哀之詞悲

痛惻怛誦之有餘戚焉則不肖孤哀感之至真天壤  
共遠矣伏在苦塊喘息僅存世事人情絕不入念獨  
以諸賢雅誼未謝一言則積中之懷實所耿耿是用  
勒狀一布腹心惟諸賢亮之

馬鳴鑾

與金省吾

鳴鑾西方之鄙人也自得見長者便領一顧之愛殆  
亦夙生有緣哉頃道駕臨常武母論青矜之士感悅  
信服極一時之盛即如鄙子充叨被眷注有加焉握



手之談畢露肝膽至于孤峰頂上掀髯長嘯江聲助  
響浮雲不流作後來之口實矣舟中促膝脉脉不成  
懽而別兀坐數日意如懸旌忽覩龍陽幕吏奉到手  
書種種鬱懷差藉解耳翁丈雅涵高抱人中之龍視  
學三年名並北斗茲暫假滇南之行以遂覲省之願  
揚帆東下何快如之若乃雲臥幽棲雖是達人之志  
然以管見尚恐非時不肖弟倘不即併斥定當携酒  
候仙旆于桃花洞間再開口笑耳故人在事尺尺而  
寸寸者也况無黃金以為贈而又職守所羈弗能躬

送謹顯下役代申臨緘曷任耿耿

傳作兩

未與金省吾

作兩自為諸生時即侍几席沐浴誨澤有年矣緬惟前  
鄙不至淪墮且以姓氏掛人齒頰非臺下造育而併  
蔭之何以有此鏤之中心片語豈能罄哉燕都忻覲  
舊誼藹然顧其時頗以冗奪未盡欵私至今悵之別  
來遇浙楚故知談頌盛美則輒神飛心騁遙遙在鶴  
樓鸚渚前也恭惟教起菁莪化行江漢三楚人士無

不滌礪爭以文行相尚雖至不肖試居劣等者亦首  
肯心降莫出怨語蓋臺下碩德鉅望足以厭服人心  
而評藻所加絲毫盡當以故多士悅服若此豈偶然  
哉口碑播揚四海仰羨辱知愛如兩誠不任悵心而  
躍足也茲以于役白下事竣歸里取道赤山之側密  
邇台輝謹專役申候臨楮瞻依萬縷未悉

朱讓

與金省吾

曩歲辱明公文章道誼之愛即擢髮不能數海岳未

可喻也兩試得廁賢書皆明公夙昔教誨所及水木  
本源敢忘所自丁丑春亟圖一晤都門比至則明公  
已奉璽書如楚矣竟未一叙濶抱悵歎至今屢欲修  
候而星軺夙夜未敢溷瀆清嚴側聞明公校士芳聲  
宇內首屈一指全楚之人士僉謂昔有喬公今見門  
下非漫擬也九方臯相馬常得之若忽若滅之表輪  
扁斲輪巧在於不疾不徐之間往讀明公文章固已  
知為藝林輪扁宜其為今日之九方臯也老父山中  
時蒙記存交情如斯古不易得感刻感刻遠承瑤函

鄭重將以腆貺深荷高雅使旋肅此上謝并布起居  
翹首台光不任延結

沈懋學

與屠長卿

十八日偶携敬亭孤雲過湖上日與開之棹扁舟浮  
大白雲霞入座塵囂不聞或凌雙屐登諸峰則日落  
天低瀛洲在眼故時念長卿不置倘足下知吾兩人  
者擅此雄快印綬可投矣醉中讀寄開之尺牘喜足  
下得仲謀為豪飲百觴無論不佞與開之二二兄弟

張郎款款亦自色喜從吾輩揮杯頽然就醉計彌  
月時弟與開之過青浦較此夕更豪暢足下可畜美  
酒千斛俟之弟雅好嘉則先生意至青浦以一書累  
足下乃不意會于高陽館把臂雄談遂投肝膽亦嘗  
與嘉則先生為青浦之約諒不負竿影也張郎去附  
此不盡依依

馮夢禎

與屠長卿

天帝私卿五彩毫令播弄一世而畜卿名位此殊有

意金馬石渠間豈必才子比如奪足下才而與足下  
 之物口不能吐白鳳目不能辨青黃禽息視肉足下  
 甘之乎即以此誨妬人間於足下多矣足下謫星也  
 天上不容乃之人間人間不容即欲高飛遠舉何之  
 乎新集不欲驟行此君典意足下便欲投之高閣其  
 柰斗間光恠何屠長卿面孔學作椎魯不識丁人此  
 如東家子效嘖愈見醜耳官之達不達有命固與足  
 下言之矣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足下豈忘  
 之乎勿圖罪文章也足下文章即不遇猶得以百里

自雄視下蚕室者何如見時當揮白玉塵尾以拔足  
 下蓬心努力努力不與與足下共之且足下日望

又

頃者信宿湖上望舒君頗能吐五色光媚容然時為  
 雲物滓穢又不能與二三故人共此盈觴念之感嘆  
 今桂魄漸傾矣流光不待朝露易晞黃金不成白髮  
 難變古今洞盡神理固然吾與足下俱聰明男子上  
 之當了達生死證無上菩提如達磨盧能次之當飛  
 神玉京後天地老如赤松羨門又次之當一立一竚

棲神養和以終其天年如龐公司馬子微下之當垂  
空文以自見齒於不朽如左丘明太史公最下與時  
浮沉而取榮名較睫蝸角以為國上朝露秋霜以為  
事業生無一日之驩死無百年之譽今之人大都然  
矣願足下自擇焉足下云其身之不濟焉能濟人曩  
固與足下言矣四十以前僕且為今吾四十以後僕  
遂超然獨往足下得無自涯而返乎此日友人相約  
登六和塔看潮恨不能與足下共之且以九日望後  
晤足下縣齋密議卜居一事當亦遂訪君典敬亭山

中由拳集板謹致訛字幸一一檢改之刻工朱生謹  
命同往君典書今日早發矣

又

月初張史來得驩賦洎尺書讀之喜翩翩欲狂此賦  
稱難工足下搦管便宏麗若此即江鮑而在猶然辟  
易足下懷中洵有五彩筆上帝怒足下太橫俟足下  
睡夢時或令鬼物竊去當復何繇雄快若今日哉僕  
受校足下集且卒業遂罔有評騭丙子以前間出聲  
俊尚多措大面目至北上諸作始雄爽可喜自後才

情傳合從橫變化如餌九轉丹砂騎日月凌倒景而上  
遂與凡境隔矣遂欲為足下作忠臣有所刪去大都  
諸生時作洎張司馬諸公代草耳足下乃叱於裂  
胼割疣即存此不害足下千古王元美云正使瑕瑜  
不掩亦是大家即李杜集中粗硬淺率諸體中往往  
有之千古而下固不失李杜令當時有為彼忠臣者  
如此等語盡付三尺又烏得傳播至今令初學小生  
指摘其短長而宋代腐儒白黑不辨反目此等語為  
佳至相祖習造阿鼻業耶杞人之憂竊謂此也足下

幸弗以割愛為病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食之純出  
醍醐足下丙子前特未嘗此耶

又

不佞禎不得事足下久矣憶客歲此時不佞且與箕  
仲君典伯符諸君子時時過後足下於嘉樹軒足下  
括囊金沽燕市酒佐客驩相對劇談窮日繼夜意氣  
道上薄雲掩日即荆卿漸離狗屠諸君千古而上未  
足多也宇宙寬廣足容我輩造物小兒乃爾相妒遂  
令足下以簿書去而春初君典復予告歸獨不佞與

箕仲奉職無恙然或一月一見甚至數月一見不能  
如曩時矣不佞每誦李都尉別蘓屬國詩至昔為鴛  
與鴛今為參與辰便吟三四過不能了而繼之以法  
然泣下也咄咄長卿爾復何如前別足下時嘗罔意  
足下文人或不解吏事竊私憂之并語箕仲君典二  
君意亦不異不佞頃君家蒼頭將尺素來不佞詢狀  
洎謝貢士將尺素來不佞又詢狀則足下固能吏也  
足下得無謂不佞輩漫不解事而皮相足下乎嘗讀  
張儀傳儀以舌在自多而卒說秦取郢相史遷氏不

多張君而謂蘓季子實激之足下于不佞輩亦然乎  
不也不佞四月間病痰火蓋不奉朝請者四十餘日  
比且強飯能勝騎矣箕仲迎細君已至其婦翁病兩  
月物故于邸中蓋苦情云謝生返穎上漫記左右并  
訊北來動止惟努力自愛聞足下作堤月餘而就何  
神速乃爾足下信才然不佞欲足下勿以才掩人勿  
以才嘗事不速不徐不甘不苦豈獨斷輪施于吏事  
尤為妙解惟足下詳思愚言珍重千里寄心雙臂如  
墮

又

前月十八日記到其明日即輕裝登舟晝夜兼行至  
四安改陸抵宣城歷三宿余於路見紅樹白雲遠山  
落日觸目可念既達君典郊居乃在水中央四面青  
山隱隱是時君典且出門不謂馮生至相見驚喜若  
從天而下便與偕入城城居隘甚館馮生長公家自  
後君典人事如緇即馮生亦衣冠束帶無休時大可  
厭凡留城中五日無日不雨即敬亭山色遙望而已  
其土人謹一梅禹金清絕可念渠亦甚係心足下又

再宿郊居遂別君典行四日至義興竟以雨故不得  
一寓目張公善卷諸勝山靈無賴遂令兩師遂客耶  
九之日至吳門避跡寒山僧舍不通一客惟與二三  
老衲相對啜茗莫則登鍾樓觀落日作懸鼓狀湖上  
諸峰歷歷雲際以為佳今三宿矣明日且還樵李寧  
家尊人畢便當買輕刀晤足下縣齋訊仙真羽化始  
末卜居一事尚與來昔未契面時悉之

與王百穀

與長者期柰何失之僕平生寧為尾生不為大耳兒



此蒼天可正其為病何此中山川自白香山蕪子瞻  
以來遂與三山十州爭秀廼王先生肯幸臨不復留  
連為十日飲寧獨稱地主者不齒於人即山靈亦黯  
然無色矣願先生圖之

又

始期日且中詣足下輿人計往還三十餘里則握手  
時政如阿閔一現反為悶端敬遣奴子將盤飧盃酒  
奉訊足下與鮑夫人起居詰朝當物色足下竟日譚  
對何如此時湖頭明月江上靈潮方徼寵于足下願

足下且無東

又

遲見二足下真以日為歲柰何忽忽若此廷尉先生  
方以神仙逐客二足下須眉男子不必久溷乃公請  
邀三五明月待二足下不者鼓棹吳門不復作尾生  
矣

又

清通君即天風吹下者幸遣我金僕姑僕即飛去矣  
此緣賴君家玉潤不淺不妨再從史之沈郎夜止寒

山寺僕與談對竟夕頗能挾風雲自快不類廷韓作  
灌仲孺面孔也足下欲與沈郎一見其問之水濱

與李龔美

僕不能識先生於燕市茲行矣乃辱先生俯惠佳篇  
深感情至先生中州人豪氣凌一代才壓八區不佞  
芬芳即奉鞭筆使不能得柰何哉挂先生齒頰款款  
乎深相結也先生過矣僕素志無廊廟偶得一第便  
期一丘一壑仲長子光是吾師也家有老親未沾綸  
命宅年一出便足了此天下事世有大人先生當自

任之擊伯陵云周易有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每嘆  
服此言澤雉畜樊海鳥聽樂神雖王弗善矣願先生  
弗復以此責僕黃山笠澤且與君典共之先生有意  
乎異日者當操觚笠相就爾天地大矣何所不容願  
先生勉旃眠食自愛此日揚飄矣依依先生賦此不  
覺氣盡

沈自邠

與薛師顏

長途畏日行役為勞以時計之定當稅駕秦中矣夫

秦百二之國也表以太華限以濁河終南峙其境渭  
水流其中自昔稱險固之區者必甲秦若乃岐豐遺  
化章臺故蹟咸陽宮闕漢代園陵上下數千年曩所  
謂環偉奇麗班生失賦太史無書而今鞠為黍禾蕭  
然於荒煙漫草之間者何可勝道足下試立馬最高  
峰歷覽千里撫河山之勝槩感今曩之異時得無有  
目亂神馳往而不能返者耶邠近閱漢書注云丙穴  
出嘉魚在今漢中足下抵漢中日脫得嘉魚無遽亨  
之幸置尺一腹中寄慰故人耳

與瞿默菴

僕以稅文交足下數年于茲乃足下不獨稅文益我  
也又時出其諛悃之言而加僕以所不足以故僕念  
足下甚深別來忽忽兩稔蓋時往來于懷而遠訊先  
及良荷軫念且知家大人處數相過從布帽白帻倘  
徉于長溪煙水間足稱勝事僕本不嫻于文奏賦承  
明誤見收錄不謂足下便付剗劂足下謂僕計誠忠  
而意誠厚但恐西伯屈令之嗜不可多期于世則僕  
有赧而走耳所示諸條于僕嬾漫之性最中肯綮并

謝雅念凍筆草草諸不縷具

與勞岱輿

我師高謝塵鞅抗志林壑蓋兩易歲矣僅一奉只尺  
爾後缺然即我師諒其情而宥其踈節願何以稱弟子  
云也長統樂志叔夜養生某嘗讀之以為仙者之事  
而我師已兼得之南望洞庭煙波杳靄間可勝翹跂  
第歲月易馳尚書期且迫矣朝天之駕能復久遭迴  
乎某以菲才守在史局循分自省不知何以稱塞唯  
我師辱教焉即不敢望高第弟子或稱克自樹以無

負門墻我師實終始成全之矣

與龔毅所

當宁以元元戚休繫二千石必精簡而授之往者救  
地嘗借仙鳧其至於今去而見思者即十年如一日  
也邇歲蓄疹頻仍凋瘵已甚蓋靡不跂踵而望安得  
如明公也者而起之而五馬今往矣執秩者謂非明  
公無以慰我攜李而明公治其所嘗治猶之郵良為  
御而循故道何不利之有然向之所及者專而今之  
所及者博則攜李之人徼惠於明公者又何量乎矧

於其間素辱暱好而與有榮施者乎自曩歲寓書顧  
銓部公爾後久缺聞問茲專一介奉候敬以其踴躍  
之衷布於左右伏祈台慈鑒存

與王百穀

足下之雄名某蓋耳熟之惴焉以無由詹覲為想乃  
者倚權吳門幸登賢者之堂既慰夙願辱足下之不  
棄琅琅金玉慨然况之豈惟家君與鄙人之榮將茲  
堂藉是以不朽矣吳門至武林四百里而近中有涇  
曰黃江道所必由自涇而至某之居數里耳某之居

在桑麻蓬藿間無他奇而一水渺然聊可寓目足下  
儻果武林之行以命僕夫紆回數里某更當汁墨操  
紙以伺題咏耳

董樾

與凌以棟

當今友道濶絕既久僕亦念之深矣迺足下一旦舉  
以屬僕雖甚盛心然僕豈其儔哉足下磊落濶達意  
氣大不類今人一再晤言私心恒切嚮慕蓋足下亦  
有意於僕也傾蓋定交遂成知己僕不敢自附雷陳

之誼每欲堅持此道直追古人庶幾望足下後塵耳  
都中屢辱眄矚厚道種種握手叙心情好愈篤別後  
瞻依靡及梁月興思冬春來奔馳旁午無緣一致寒  
暄左右足下不忘故人遠荷牋素叙致疇昔藹然盈  
紙兼及佳刻機杼之惠為德歸厚無已之愛若此顧  
僕何顏承之愧謝愧謝足下幸無恙讀書茗雪間博  
極衆家鑄辭雄麗千里駁骨豈終虛臺上黃金耶然  
是非漫語也僕自月初輟講不三日輒被病委頓至  
今未勝盥櫛長夏溽暑坐臥邸中不能不增落莫之

感幸置琅函於几上興至披誦再過如對言咲清風  
漠如也使返迫索書據床裁謝不盡欲言

陸可教

與屠長卿

人至辱書僕適他飲醉歸披束疾讀劃然而醒蓋喜  
得足下書又喜聞足下政也足下個儻奇士始選天  
官時人人目語謂擿漆如春華或無益于殿最矣獨  
僕私心不然嘗語舍親唐比部謂屠君如莫鄒純鈞  
安所弗利彼能折節為令何有于殿最哉今觀足下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三十五  
揣稱情理斟酌操縱而持衡用之非實下心悉意自  
昵于民疇能若是僕所言真不謬矣昔黃次公治穎  
川一意勞來米鹽靡密不厭煩碎彼吏才固宜爾足  
下枚馬輩行人也而所治穎上如此復何論次公哉  
僕迂懶無似入館來懶益加甚自諸課程故事外束  
書橐筆者閱歲矣無可質正于足下者惟得足下集  
忽如珠璧在把捧誦至卒業猶反覆不已僕讀古人  
篇章無竟者非薄之也懶耳異哉斯集能使僕不敢  
薄又能使僕不懶哉僕才百不及足下苦心執文又

萬不及足下僕何能讚一辭于左右顧足下不鄙惠  
我至寶僕又何能為謝也吏事辛苦願益勉旃黃次  
公相漢自穎川始矣

沈九疇

與屠長卿

長卿無恙急欲知長卿治穎上者狀廼長卿高自許  
可賢雋所願効于世種種非令無自得之諒哉其言  
之也則不佞安所置其喙夫吾四三兄弟而不旦夕  
望長卿如長卿所自許可乎寢之而綽約寢之而嫵

媚寢之而嫚罵則受餘竅則承則似之而非也長卿  
固繆稱安見嫚毋廼工巧笑安見汪周廼化細腰昔  
人言性有不堪真不可強斯為近情者矣烏聲効鵲  
則揭竿而逐之者尤甚何則益增其醜也詩不云乎  
不懈于位民之攸墜玩世之談則吾不願聞命矣盡  
讀新集快哉令人忘寐也入夏遂有舅氏之戚情抱  
可知今已令人扶襯而南矣薛氏竟虛長卿金何得  
言人情相近也使還不悉具

周弘禴

與屠長卿

記別時亦多歲月矣足下僅一以書問訊僕僕僅以  
一書問報足下當在都門時三日不共談輒為踈濶  
矣今竟何如也亦可悲也然聚散無常似無足恠者  
賴私心自所鍾厚則終難以理自遣解豈鍾情者惟  
我輩耶去之歲羗走江左便還里中里中友人欲來  
穎上者索書作介紹思自通於下執事弟時冗冗攄  
案手數字并近作一通不虞友人中還書竟未達又  
無何知足下調青浦矣且聞六集托之木世人爭快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一  
三  
觀之則弟憾不覩所為六集者入京于陳伯符處得  
而讀之泱泱乎大風哉吾徒藉之以光矣叙所言適  
不適信乎已所適則作人所適則愛人人所適則傳  
茲集勿憂其勿傳也然僕竊有說焉何急而遽托之  
木也至寶不可久閉神駒不可久羈天使之與然世  
人重詞賦能以詞賦獵名位標詞賦者淺也設詞賦  
無價故且卑抑之弗畏卑抑而標所謂詞賦豪舉哉  
長卿豪舉矣今之世以詞賦為諱言也然長卿治穎  
上鋤強暴則強暴屈於葦脂撫單弱則單弱輦集輻

奏穎上固素下邑一旦雄汝穎間實以令故曩為長  
卿固文人沾沾喜耳何得善吏事至是繼移之青浦  
孫太史云至青浦甫十餘日辨一異寃經多年多衆  
所未決者城中稱神明焉何無所不當也非虛談擗  
管之士明矣蓋長卿既以治行顯於郡邑而又以詞  
賦布之通都通都人士即欲緣拘泥之說循故常之  
見過貶抑文士謂無當於實用則僕得緣足下面唾  
之矣足下幸亦自愛且自力天下大矣計巨才則無  
不可者圖其所極至而俾不佞托之以自老志願足

名公翰墨 卷四十一  
三

矣若不佞則日多病思得告無莊助可為之請勉逐  
馬上病日益奈何苦形骸日乞斗升米哉且英氣未  
除褊心猶在參之大衆殊所不諧而二三知己散且  
去矣惟沈箕仲在耳入京多三月見箕仲者四五若  
曩昔之會則無一也不大寂寥乎嗟嗟元孚何能鬱  
鬱久居此或亦從此逝矣長卿念我後其以書問之  
西陵

與屠長卿

使來致長卿手勒且拜書幣之賜交游中戀戀裨袍  
如長卿者能兩其指哉讀扇頭所詒詩雄渾沉鬱逼  
真晉魏六七言近體靡不絕塵老去何妨無食生來  
猶喜為人坐久直愁明月老歌清不放白雲低唐人  
所未道長卿乃何從得來耶佳翰盈幅諒僕為人獨  
疑僕一二言反覆相督過甚哉長卿愛我而未達也  
僕不佞素有志古人然不至猛進如長卿所揚詡僕  
不敢遽受德至所督過僕者亦不敢遽受譴夫長卿  
自視何如耶僕視長卿所謂神龍也僕自視又麋鹿

其性者曩與長卿處蓬累衣布衣飯藜藿與一二密  
友談玄浮白信意吐詞倦起則徜徉山水間于于快  
也一行作吏前曳後制足方進而次且口方言而囁  
嚅此辟之神龍之在泥蟠係麋鹿于圈狎中柰何不  
言苦也即如長卿所云偷一時之暇手一編吐一言  
以解煩散鬱此自長卿跨越時流萬萬者第以為長  
卿而處蓬累與一二密友談玄浮白即煩鬱何從生  
而勤解散也吾儕落六尺於世網一日之間景態萬  
端倏去倏來即令取片時歡嬉浪笑傲亡何而僂竟

亡何而鬼域此殆所謂踏雪尋梅作苦中樂爾今使  
僕與長卿解組而歸浩然反初付理亂置失得若古  
陶謝者流信意吐詞意到則徜徉山水間僕以為三  
公之賢亡大此榮十洲之中亡大此樂惠文句物直  
救帚視之耳夫五柳之傳具存蘭亭之跡今猶昔也  
長卿試一誦之想見其為人而有不心曠神怡者非  
然哉僕非好矢口睥睨世人憑凌天下事見以為麋  
鹿之性直須爾爾長卿然之否若猶未也其具言以  
相規毋皮毛視我

傅光宅

與王百穀

載昔為清秘閣之勝吳士夫競談之天下士亦殊慕之恐其猶假外飾為奇絕也足下半偈菴固豈俟有所點綴以為勝哉一塵不到萬境俱融固自以內勝出言說之外飲醇耳玄不覺心醉神搖矣即到公堂與簿書胥吏相紛擾而心有一半偈菴共王百穀對談固知煩熱退舍矣人生相與之雅豈以久暫離合為異哉可自知可告足下今日玉山李國賓將過臨

為茗蔬之會此公未浚交而雅尚詞翰僕願足下一來以完一嘉會快茲素心不知相如肯顧臨叩否也冗次草率佇候玉趾

胡士鰲

與王百穀

水雲新亭馮凌秋色惟是鞅掌病軀日不能取半匙為逍遙之飲即日有餘匙而知音者稀矣足下渡江之便遂棄我而東念之悵悵長卿日篤曇陽之教目中已有些言之者嗟嗟曇陽者豈今世所謂仲尼者耶

當日尼父道大見疑乃七十二子猶得不掛人口吻  
今則岌岌不可自保矣長卿聞之將遂落得不退悔  
浩然長往耶不佞心知曇陽是道顧力不足以肩之  
昔王母論漢武帝曰劉徹好道然形陋神穢非僊才  
也不佞所自許亦云海錯一一祇領外附蜀葛檀篋  
引意江上時刻二種乃門人二子所為繆生者能不  
為世俗語直逼大家不佞故竒之以奉足下同一賞  
鑒或以語之即君當必有驩然相洽者開之學道未  
若長卿今秋北行之信何如足下有聞萬萬寄示

長日盼望仙履不謂山人有令孫之厄為之傷神江  
間寂寞一聞兩大史君姑蘓之集恨不得即拂衣從  
之也馮君向為六橋桃花牽引乃今方有江上之興  
主人正理數椽業且報竣得書當閉閣謝俗客江魚  
正肥村酒不索高直劇飲山亭惟山人所淋漓不必  
預為之具也訪戴之舟幸早發一日為望承賂殊仍  
記念外有二金充山人一夕酒直拙稿以奉郎君諸  
俟他日悉之

李言恭

與屠長卿

別來歲序不知其幾更憶疇昔之追游茫然已落夢境矣雖吾曹意氣初不在形跡間終豈若但膝抵掌昕夕相依之為快也伏承瑤牘燕拜珍賜固感次心骨矣乃俚言復蒙大製以冠簡端俾魚目生輝砥砢增價感激又當何如第瓦缶之音獎子過實終不免為高明之玷此中心歉然而不能自安者也不佞以戎吏日與父子畚車伍助勦甚矣而塵態可掬近又

以婚嫁為累頭顱漸白當此秋色寧無葦鱸之思知足下必憐而念之足下宰治大邑召杜之頌達於京國知臺省之擢當在指日故人如不佞能不踴然羽旋附此鳴悃惟加飡自玉宰社幸甚吾道幸甚

歐大任

與屠長卿

僕始聞足下於沈生也不得覲見既而秋中之夕同飲同翫月於陶生所竟未交一語而去及遣人偵之足下已之穎矣僕每從同官高生知足下閱博澗洽

學既無所不通而最有深潭之思又得穎上所著書  
讀之一何似兩司馬氏語也當事者庶得異才自穎  
移責浦兩邑異尚拊循如一大都出於愷悌慈恤之  
心施為平易近民之政壹無近世虛恢釣竒之習今  
為吏者競相砥礪皆以節勝用能名自耳目所睹記  
其惠愛滲漉于閭里細民者亦甚稀尠足下悃幅由  
中鷄豚弗擾一時飾名借聲者皆莫能及而循良之  
譽必歸焉足下何以得此於東海上母亦經術之效  
耶異日者居要柄鉅此基之矣僕相與最疎相信最

深不謂足下以戢翼卑棲恬於勢利知僕也西署供  
職無所短長筆札隨人尺寸莫樹太倉鼯鼠俯仰自  
慚旦夕上疏乞歸何由與足下握手為別乎開之君  
典恐不得復晤宇宙萬年願寄聲自愛足下贈僕詩  
有為郎著潛夫語似當鼎此志於還山日未知天假  
大馬年否耶齋書使者還匆匆治報不及覩縷足下  
之明惠則固銜戢之矣

與王百穀

廣陵一別忽又經年每憶風猷如在雲漢比聞著述

益富游覽益勤岳記海編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他日  
僕儻得寓目勒姓名於其側亦因之不朽矣江都四  
年徒能月請華札事人若傭書者暇則荷鋤服笠種  
首菘滿畦即此供客盤食亦訝然樂也足下半偈菴  
中何如此哉吳門煙月縱無心曲江之濤幸賦我首  
菘齋詩更得同志諸子共詠一卷此齋頗不荒涼矣  
客越志已獲卒業此外諸刻俱不獲覽殺青若成須  
傳同好勿以儉父不能箋蟲魚辨草木而棄之也

又

僕昔悲歌燕市時從足下擊筑飲也此時囊無斗粟  
杖無百錢顧朝夕游從甚驩自謂此樂可常足下銜  
恤南歸祖送盧溝風蕭水寒誰知真如荆高易水之  
別耶頃咨牒廣陵又時時從三吳諸少年問足下消  
息知且北上豫勅家人釀黍將遮留一醉道左友人  
北來云百穀纓曼胡佩蒯緹擁吳姬竟趨燕矣驚詫  
累日足下其非人哉渡江過真州問郵亭不知廣陵  
有歐生耶謂竹西歌吹不如薊北風雲耶然擊筑舊  
侶可念也審已入館金馬門下視江淮文章小吏益



遠矣敬托范祠部以此問訊悲歌慷慨今復如何篇  
篇願寄我當耳熱時作粵聲謳之萬籟俱發必能飛  
蕪城之雪澡曲江之濤以報足下

又

廣陵雨中一別蓋五年所矣言念當世賢豪如足下  
幾人托交情誼如足下幾人忽忽浮生能當幾回別  
也得手書念僕良厚僕且老矣靡館棲遲青檀如昔  
青山待人尚未解去計公年可五十堅臥不出長安  
陌上馳逐紅塵者媿當何如不揣輒賦半偈齋一首

以寄心曲諸祈鑒亮不宣

寄王敬美

王比部入都得書聞興居甚慰遠懷拜領嘉貺感不  
可言其時不遇吳使未得具狀上賀計十月承新命  
十一月中當過家與令兄樂叙十二月入閩矣足下  
得英才而教之今為閩西夫子三秦之士望良師之  
至一何急耶弟以老博士換廷尉平有媿於徐昌穀  
已多日平駁司寇部御史府奏獄視足下除驛傳就  
學憲雖昔逸今勞然譏察過客與講授諸生得以其

暇追詠秦風于小戎駟鐵間盛哉盛哉范鴻臚子宣  
自府過長安之便肅此寄承動靜餘惟台亮不宣

又

前月已聞得請東歸寥廓高翔鴻雁一何冥冥耶業  
賦一詩志喜方欲覓便奉寄忽使至開械如見面也  
佳紬二刻損惠過腆重以秦中碑廿六幅喜溢百朋  
足下念故人渴吻情益至矣讀紀游諸作雄壯如嵩  
華演漾如河洛古色蒼然又如秦臺漢殿宛然在目  
拂衣神王論著便自如此妙哉妙哉大任七月抵金

陵身本粵人乃不堪濕熱病脾三歷晦朔憤憤不可  
言此間未有動理但歸思時動只自難遏每荷部翁  
楊公司馬潘公憐愛忘下吏之卑垂越格之碩皆足  
下存揚所及也知令兄閉關不敢數以書通八月之  
朔一札托趙汝師致之想可奏之几席矣前數日遣  
小力季英南歸與黎惟敬書已報足下獲解憲職惟  
鄙人車生兩耳漸也如何昨齋宿還坐訊來使言長  
驅出關之狀為足下鼓掌今日雖匆冗勉就筆研於  
燈下口占短歌不足報遠貺萬一亦能一笑答以珠

王乎即便絕兩都聞問計百里尺素必不負故人烹  
魚之望不一

答朱灌甫

僕昔壬戌冬客輶過汴思一謁階城觀河間之禮樂  
受更生之經書然後求關屠於夷門揖賓客於兔苑  
不謂及河而病作且為計吏所催鬱鬱車中北去至  
今夢寐時馳大梁也間從許左史遠傳著作歌艷何  
已使至忽承縉儀開械獲覽新刻左右琬琰荒齋生  
色益飭舊聞矣僕海上漁釣謬從文學掌故之後行

能無取何乃過聽引之於作者之列耶臥病廣陵筆  
研久廢愧無以答來教柰何審已箋注諸經春秋尤  
所快願一觀者望早械寄也記室雖遙河岳在目裁  
書叙謝不盡欲言

答黃淳甫

潤州茅生持足下書至讀扇中見寄詩雄渾清婉卓  
不可及但獎借太過謂僕官同鄭虔破羶稍似詩比  
拾遺便是雌少陵矣皇甫少玄外集一序足慰玄晏  
地下哉尊公文章江左赤幟足下繼為登壇大將世

擁吳鉤寧數王氏青箱乎君今嘯歌吳市僕也留滯  
廣陵一水迢迢若隔千里孔加已化為異物夙欽高  
軌竟不覩其顏面頃賦一詩輓之幸為焚於墓前庶  
見許劔之情秋空踈豁登樓望江南諸山神爽飛動  
似不能鬱鬱久居於此拂衣東行當先詣足下街觴  
可期矣

答王仲房

聞將過維揚謂瞻對有日九夏三秋倏焉已過歲將  
陰矣渡江何期慧光上人來持足下一書廻環循省

覺神情之孚洽也攝山自明徵君度禪師後幸足下  
為之興廢般若堂說經臺想次第落成寫刻四十二  
章經又為不朽盛事勒石之助敬如來教媿非大檀  
越耳上人心源空淨參悟明了箭鋒不待觸風旛不  
待喻自能洞發三乘蓋僧中之白足也登座有此老  
宿異日香火社中誰謂非香山如滿哉昔遠公種蓮  
結社淵明攢眉而出弟子嗜酒正是登岸舍筏觀發  
願文具見不然遠公非我輩人耶即使作用不同似  
勝楊陸之談心性耳足下坐照之餘最能張皇斯道

聊發一二鄙詩并往亦惟教之

寄李于鱗

五載數書竟莫解其積思昨於廣陵獲見足下把臂  
一語已慰平生計鵬日當抵杭州東南人士瞻望履  
綦為日久矣披霧覩天快當何如司馬文章拾遺詩  
律明興以來嗣其業者獻吉一人徐何邊薛同時  
競藻盛矣盛矣今足下天球河圖照燭東序黃鐘大  
呂鏘鳴慶霄真作者之表也前書倦倦以羽翼二三  
兄弟為諭舟中面談每置僕於中原諸子之間僕綿

力人也寒不勝衣豈能左干戈右鞭弭奉周旋之役  
耶惟足下登壇建旆時糾宗盟而已元美兄弟應已  
相見曾過茗上晤子與否二詩奉贈因及子與也陳  
臬稍暇煩以家居及南游諸草寄我江陽何如適祇  
役金陵臨發勒此不能一一

答汪伯玉

焦山之招不能赴僕無以自解懊恨累日嵇生云一  
行作吏此事便廢誠然哉誠然哉虎臣至奉見懷僕  
輩四詩足下之念深矣僕二三子何以報足下耶審

名公翰藻 卷四十五 三五  
比來尚在吳門携諸子泛太湖游東西洞庭山騎龍  
弄鳳翱翔雲間信非狐兔燕雀所敢窺也五斗羈縻  
俛首自愧旦晚儻簪紱可投當褰裳徒鹿車游矣即  
日率陸生各賦四詩奉答縞帶莫鼎明珠空把柰何  
柰何

答沈肩吾

廣陵別去三月上浣即聞足下以易魁天下褒然為  
子大夫奉大對選讀中秘書矣私心驩甚謂紬書東  
觀得足下始能續業太史發金匱石室之藏非但為

故人光寵而已然經年不能奉尺牘相賀者諒足下  
知予心也令兄燕中來辱手書媿媿數百言念僕守  
卑祿甚苦恐不足以資賓客業游士嗟乎僕誠苦文  
學掾之未易稱職不苦卑祿也首霜齋月有俸錢頗  
足沽酒幸賓客游士南渡江北渡淮而至者稍不我  
棄時獲奉先生長者游使不備官文學掾何由得侍  
足下之光儀與書中所稱東海李大夫吳興徐使君  
瑯琊王先生兄弟哉僕誠快矣快矣惟是別足下已  
久自計薄劣不堪為太史門下走曷由隨格五射覆

卷四十一  
四十一  
之後一握手於承明著作之廬也雖然又豈敢望如  
東方朔吾丘壽王哉姑且與陸生飽首藟魯雞即未  
能化鵠卵亦暫媮快朝夕乎狂率主臣敬報足下

答劉子威

大任嶺嶠荒遐鉛槧憔悴然傾注於門下久矣比來  
廣陵獲誦佳集體裁格製務引繩墨而構思獨玄故  
妙解如此波瀾譎詭刻峭嶙峋雖利精竭慮實運斤  
成風也非淵邃之學斧藻之工焉能陵轍前哲適追  
大雅垂不朽之盛事哉昨辱手書以短歌行見寄挹

獎太過非所敢當第精神契合意氣許與即雖未得  
把臂論心恍已翱翔霄際娛嬉霞表矣東行已決懷  
刺有期謹以吳鈞行先上投者瓊玖報之木李得無  
與詩人之旨戾乎

寄魏季朗

僕聞足下標挺藝林擅場著代奇氣鬱勃深心獨造  
典墳而下迄于漢魏作者門戶歷覽無遺故關鍵所  
以不擴而自通繩墨所以不削而自合非涉獵于萬  
一者也讀比玉集蓋與子威蘭渚雙鸞共揚清輝矣

誦之彌月掩卷以思乃自笑淺之乎知足下者也昔  
莊生論庖丁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夫技賤  
事也且以道進况文詞乎夫足下守博士弟子之業  
穽困矣乃沉精覃思色夷氣和閤然不自著見淵然  
而知之者希此其越拘攣之見絕躁競之心于文詞  
也豈不沛然哉是豈侈世俗希光艷徒涉著作之庭  
而獵藻績之圃者耶謬謂此足私足下之緒不識然  
乎否耳魏子行一首并上左右

寄陸無從

憶雪中之別無從與叔節華甫定甫騎送數十里揮  
淚不舍此豈兒女態乎僕幾不能西至今夢寐時時  
在邗溝南也傳舍紆回道途泥濘獻歲三日始抵光  
州耳此邗荒瘠齋舍蕭條如入廢寺學官皆無俸妻  
兒頗有饑色盤中并苜蓿不能具也自笑竊祿養親  
六七千里外無以為太夫人滌灑之供仕雖非為貧  
而有時乎為貧腰已折矣五斗不可得歎餒值免仁  
之期賓師非行道之日故山尚有蕨薇歸來乎羅浮  
哉惟幸此邗人士敦實力學不以華侈相高愛僕樸



愚頗亦相信僕夙昔不立門戶虛談心性惟勤職業  
勵行檢如此而已獨不能曲事尊賢升沉信命無從  
視僕三載江都曾分毫阿世否耶嵩山千里而近已  
約張助甫兄弟俟便一游了此心期秋涼擬告休矣  
歸必道淮揚足下其汲大明水煮天池茶待我竹西  
亭下

寄朱用晦

僕從薦紳士夫聞足下外朗內潤左有右宜才本通  
人資尤異稟且負該博之學振風雅之音詎不可侍

講金華參陪銅雀爾乃迹滯南州名懸北斗國家麟  
趾之蕃誰知有鳳德而隱者耶昔子政精忠竭忠思  
畝太白豪逸流放江湖然足下則長嘯煙霞自同梅  
尉逃名徵聘庶幾徐君矣每覽高篇極相歆豔恨逐  
升斗欲覲無期頃思歸養母拂衣之興似不可遏訪  
公精舍便已有期把臂入林能不相拒耶伏枕神往  
悵惘如何

答魏秀才

粵南河北萬里也曩曾出臨洛之道經大伾之山望

室壁之間有異氣焉知趙魏多才矣王元美天雄書  
來每稱魏生又寄示贈魏生十二韻邢臺二趙聞並  
鼎立僕恨未悉覩其人然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下  
也王守夫使者自汝南至得足下書并二詩勤懇殊  
甚夫豐山之鍾應霜而鳴延津之劍奮波而合是孰  
使之然哉感念遠情僕何足以當之足下連城之壁  
照乘之珠也即不但元美得之以為奇僕亦竊沾沾  
自喜矣未審何日獲把袂共賦於太行諸峰以發千  
古之抱聊托歸風以寄思握疏麻而投贈足下其無

以粵吟相詫否耶

寄董子元

久不聞問有懷如渴知足下猶隱三泖九峯之間何  
以未出也漢道方盛闕下冠蓋如雲公卿推轂策足  
要津君獨抱瓌璋清嘯長往飲酒著書豈古之善閉  
關者耶城南草堂未由一訪謹賦小詩用鼎風諾僕  
守文學掌故羈縻六年行將歸矣足下夙昔論著藏  
之名山莫惜傳於同好也茲因顧汝和舍人寄訊左  
右雙魚之報能早及汝穎間乎恐他時羅浮四百峯

側雁飛不到耳

答劉伯玄

陂下行聊戲卿耳復損餉雙鵝婢得無謂客饒無已  
耶馮先生崩維之缺今不再彈矣隄州行奇譎雄雉  
不減少陵縛雞之作而諷時憤世北門中谷兔爰頌  
鼠椒聊羨楚之音也非足下誰能寫述哉感惠之至  
敬答一首媿匪瓊玖報耳

答朱貞吉

孤大任曩自汝南奔先母喪道經豫章不敢以衰經

修謁死罪死罪時豈有鉅鹿生足下詎宜以賈子厚  
自况耶孤不德不能當泰也思伯還遠承吊問為誼  
至高奚必減徐穉孤叩頭哀感何已首宿齋圖嘉貺  
也題染瑰麗情致繾綣風流跌宕大江之西貞吉標  
鮮不可及矣山房得此豈數珊瑚木難耶孤素羸瘠  
此遭廂罰摧廢益甚似無復出理亦念足下輩神交  
已久未獲握談明秋擬度嶺沿章水而下戾于西山  
南浦間能命匡君白鹿瀕客乎報章先上亦以訂約  
臨江樓悶柰何柰何

卷四十一  
答余德甫

曩舟過南浦伏枕涕淚驛寄一疏心往之矣足下八  
行致自思伯首宿齋詩則在貞吉械內祇領何啻拱  
璧芙蓉社集風骨不凡聲調迥別于鱗昔云德甫之  
於李生猶士遜之與獻吉氣雖未備乃有其勢小美  
之下將其人焉不佞則謂河朔少年邊隅百戰孰不  
能挽強絕幕然當求射鵬手者幾人德甫用晦今之  
飛將軍乎中軍旗鼓士遜非其敵也元美頗以不佞  
為然知持論非黨耳銜恤摧心臥病壠下貧雖不能

自存齒髮凋落似無復出理時念足下將游豫章明  
秋為期布衣十日之飲其媮快哉陳南海上計治報  
草草寄懷一詩聊當嶺頭梅花耳

答梅禹金

信自宛陵來春且強半得尺牘二詩并白岳諸作竹  
下誦之鏗然與琅玕相戛又如子晉吹笙從緱嵩下  
也僕竊謂宣城自玄暉後始有足下其滔滔自運不  
露風骨五言古則獨執前茅以窺漢魏七言歌行近  
體直以偏師馳開元大曆諸子將兵將將所向無前

玄暉似遜其全能矣粵中綿力之人更敢治旗鼓於  
敬亭左乎困暑憊甚聞有便羽率爾勒報不揣小詩  
具在別幅即未敢當梅先生敢崛強服嶺以南哉近  
刻二稿小記二通并往則誠所謂方城漢水雖衆無  
所用之矣

答朱秉器

渝州使者持尺書去未幾即聞轉秦臬鎮潼關此開  
府地也况以詞人臨之地益重矣太華之山削成而  
四方拔地五千仞李白恨不携謝眺驚人詩搔首問

青天今明公為地主高尋白帝何論青蓮表西嶽者  
其在茲乎闕吏入都辱遠札縉儀仍飫賜秦中諸石  
刻琬琰盛陳寵踰庭實况佳篇見懷玉井之花十丈  
西來能不使太行失色哉僕雖從燕市游徒可作粵  
聲謳之豈解和車粼駟鐵小戎無衣也報章不腆聊  
當疏麻惟覽教之聞部下尚有漢唐數石別紙一一  
疏列知必謂賣菜傭求益矣一笑一笑

寄張助甫

久不聞問計入關已數月武威三年守邊乘障今於

長安稱臬使者亦足以復鴈門之騎矣江上九華一  
彈丸地只可付李白輩天以河華授助甫有意哉僕  
不為臬使者得詞人為重竊為河華沾沾喜色助甫  
何以答河宗岳靈乎敬托潼關朱使君奉訊起居嶺  
南歸客涼秋始行郵筒過燕其束秦草以報我

答朱宗良

久不聞問忽辱信使喜慰可知省記聞摩尼齋成六  
摩尼諸天上寶也閻浮提人亦有或功德相少不具  
足足下法身常淨我樂離諸塵垢宣氛散馥已周徧

閻浮提界今有此寶增長威德顯此淨也昔須菩提  
念散華從心樹生非樹生華以如是華供如是佛顯  
能所以不二彰依正以無殊號不思議法供養僕謂  
此寶亦然持此以照諸方豈不勝緇經功德耶韻語  
不足讚頌萬一足下幸教焉

答瞿應甲

夫楚之多才若伍員申包胥闞穀於菟谷永孟宗黃  
香蔣琬龐德公司馬徽之行業屈原宋玉庾信杜預  
孟浩然杜甫之文章炳於往牒矣今之楚行業文章

視昔尤盛不謂身親邁見如足下也往不佞過五祖  
六祖道場踟躕四顧白雲幽草尚不足當其勝思馮  
軾一觀玄岳南衡洞庭雲夢必知有瞿氏父子矣今  
足下當童弁之年負穎異之質學探千古氣雄萬夫  
視傳記所載楚之行業文章將超乘上之不佞當吾  
世而得足下一何幸耶辱書疊疊數千言謂不佞俶  
儻精進浮英華湛道德自天授之與千載比跡相應  
勃勃英氣直將長雄一世為秣苑魁所以開不朽者  
千載矣嗟嗟不佞粵南儂然老夫稍免箕踞推結之

習躬際 明盛不能建德樹業謬持寸管從作者睽  
然在後奚足當推獎至意每覽誦足下論著下筆纏  
纏千萬言計畫天下大事國是休戚萬姓安危錢穀  
盈歉士卒堅脆河漕邊疆之安定與否若燭照龜卜  
又若提諸王侯之兵決勝攻下無不以一當百而旗  
幟精明部伍整暇也持此勒鴻彘鼎汗竹春秋當無  
難豈董董垂空文自見哉異日者海內操觚之士曰  
楚有瞿生奚但洛陽年少也行業文章一旦出楚前  
諸聞人右孤鷁之歌曰颯彼鳴鷁在巖山之唵足下

休矣勉旃自愛

寄李本寧

報書後久缺嗣音薊北嚴寒朔鴻飛盡也計足下至周南已久嵩洛之勝盡入賦詠分陝以東千載佳唱此邦一何幸耶 國家郊祀之典盛事璀璨分合尚未定議尚待太史公還想非留滯之地矣足下河華諸篇俱未獲睹健步入都其械諸草寄我伊闕少林諸石刻何日助我游目幸毋咲歐生饒於墨本也范鴻臚由潼關過洛肅此承動靜嗒然隱几神與俱馳

答朱子厚

省足下書旨綢繆鑒裁精切游覽百家之中斟酌千載之上殆詞家法吏也願贈篇猶為一評事沾沾色喜徐昌穀昔厭大理而官博士不佞舍太學而就西曹即一評事幸免徐昌穀見嘲終不過六百石為卿曼容所笑耳夫文章不朽盛事論世者不可以雕蟲小技視詩賦也弘正嘉隆以來作者毋論三變文運與 國運並昌周家卜曆觀觴豆戶牖諸銘周召雅頌諸製足占於今已海內談詩之儔不師古始肆凌



前匠樂平淺者則譏宏大之詞工流易者則厭陵勁  
之語猥以二三子筆端慣用數十字不謂白璧微瑕  
輒云不材擁腫曷不思二三子之作格正調高氣雄  
詞逸可易及耶又不觀李何之騷賦樂府五七言古  
歌行今人能之否耶稍學操觚便思問鼎知夷淺可  
習而不知河梁之非刻也知流易可工而不知在鄒  
之非峻也大都井窺何異耳食太白少陵尚蒙摘刺  
又何有于二三子足下與永叔年甚少志甚遠並出  
上駟馮軾中原正而奇奇而正握文藝之權以翊昌

隆之運誠旦夕望矣僕綿力之夫髮且種種不俟卷  
甲橐弓三舍已避辱足下推獎惟有汗顏不腆守職  
三尺故在敬因一介用報宗盟知不以狎比為疑倘  
藐然以吳越夷視之亦惟足下

答方永叔

使來得報書甚慰佳篇獎借過實發函伸紙媿汗蘓  
蘓下也念惟足下與子厚穎質異稟夙本天成淵究  
邃探實由學力高浴千年良寶幾遘方將振鴻鵠之  
羽離燕雀之羣不能與傭衆伍明矣昔接輿避世魯

連辭祿君平市卜薛公賈叢仲長著論以樂志王符  
勵守於潛夫蓋時也今世當虞周道在風雅使馬卿  
楊雄陸機潘岳遇之必思採藻漢庭摛詞晉室黼黻  
昇平笙簧人代之下舊閣名家一時雋士既已潛心  
大業奏賦公車騁翰墨為勲績垂文章為琬琰導先  
哲之軌途開中原之文獻非足下而誰任哉僕之少  
也尚不如人願今老矣已甘伏櫪更可望其驥首千  
里與二三君子翱翔天路乎矧足下又干將器也其  
淬鋒礪鍔以奏剗犀斷蛟之功肝鬲相期持此以進

答凌稚哲

頃聞吳興凌氏名德之後三世著書東南之美知不  
但會稽之竹箭矣緬惟執事行譽夙傳才名日盛海  
內作者無不謂談遷彪固復見於今日不佞嶺嶠荒  
逖之夫鞭弭驅馳川原阻隔邈焉異蹟欲見末由乃  
辱捐華楫謬加甄獎引於司馬相如吾立壽王東方  
朔劉向之間何所擬之非倫耶不佞俯僂自慚未知  
所以為答雖然執事今日編選之勤已過蕭統輩遠  
甚而采錄之公似非摯虞劉勰之可同日語也殺青

儻成幸獲覽誦魚目混珍不佞其何敢哉不佞其何敢哉輒因返報少布曾臆江天浩渺引領神馳

蕭良有

與金省吾

良有江渠都人也垂翼春官頓踰一紀竊謂河清難俟曦日易頽且必見棄於大君子無疑已乃門下推愛舍弟既蒸蒸然下交之而南中諸作過辱賞心頃長公出見遺書劄實以魁天下期許也倘所稱知己非耶以故感奮春官覬慰愛望焚舟之捷明公實鼓

之矣且門下持衡三楚士翕然變也今無論聯捷諸生親承教澤者眎昔強半即氣運稍舒俾荆人得與文獻諸邦齒謂非聞夙興起庸可乎矧愚兄弟又受愛最渥也能不感哉方今品文模稜師道者輒曰門下門下云信哉論之以久定也往辱肝膈之教擬奉身而退焉非其所矣碩士習初新而門下喬遷且在旦夕譬則偃草之風未進於浸物之雨也為三楚人文計能遂厭心哉門下謂何其母曰良有之談左也茲以承使旋便謹勒寸狀奉候興居併謝知己之愛

名公翰藻 卷四十六  
於萬一也門下所以望不佞兄弟者寧在一第乎指  
迷發昧示之途輒則嗣是願有請矣會冗蝟集不盡  
欲言

蕭良譽

與金省吾

良譽不佞未及執經門下日在弟子列也乃尊師所  
以遇不佞者發矇祛鄙折義賞竒比北行駢然有嘉  
貺之辱即使譽也而執經門下日在弟子列亦何以  
加焉此其愛能頃刻忘耶已而偕家兄就春官試家

兄幸得首多士慰厚望也良譽則猶碌碌在儔衆中  
其安所當於門下雖然駑蹇之材不竟伏櫪亦伯樂  
一顧之功也不然天閑難為選矣嗣是惟師尊終愛  
不靳訓迪猶昔所以指南文藝者則信哉門下之大  
有造於良譽也感當何如楚鴻適便勒狀申悃願言  
加愛臨楮瞻依

王大謨

與金省吾

緬惟老師清朝鉅望大道主盟褒然起東南為海內

學者建旌鼓持憲節而楚則舉百餘年醞釀之文運  
 而開之諸青衿士蓋津津然撐肩而出矣謨弱質薄  
 愚壯心鬱劍一朝以宿世之緣得奉薄技于堦下老  
 師不以為不肖儼然辱而與之拔之高等錫之清旨  
 若出重淵而厝衽席之上蓋韓愈氏曰士在貧賤為  
 海內所不知獨見與于大賢為可喜耳謨今者屬老  
 師知己之恩等于生者何如大賢之語哉往者廁名  
 賢書盡藉寵靈復不自意次第徽榮金馬謨獨何自  
 而能堪此豈大冶之工寧但易其形貌即神光且默

化之特莫知其自耳願賦性綿薄無以得當而報老  
 師獨念往者從諸博士弟子後則老師儼然責不肖  
 以不朽之業文章無足論迺今者竊自意即不能以  
 鑪錘之間躍然干將第幸得竭狗馬力以自比于瓦  
 缶鉛刀斤斤效尺寸之用期庶幾無負老師知人之  
 明以為報塞耳頃聞老師台節駐岳勵精才品老師  
 誠盡露其平生無恤乎其他雖然猶當為 國家自  
 珍旦暮且簡在之矣跋望台光謨不勝悚慄之至

余寅

與張東沙

寅侗頑寡末無闕世資偶以伎倆不我鄙夷遂使前  
履有追隨之歡右座發慙愧之嘆非望所徼何日能  
忘夫飛塵集岳洵潦滙海豈其貌下而忻自多良以  
長者有造襟際自別茹納無次廣大彌章故夫聖者  
有擇矇夫為牖寅所以庶幾他日無負今茲將不在  
斯哉然而道不謀俗學匪通方主者不然竟報聞罷  
乃知弋獲可暫九數太薄果不可以徼幸得也竊自  
忖量誠不為恨而一二知己如沈肩吾大為惋惜館

中諸君夙諳其聲未窺其底羣相謂屈寅也茲行得  
彼夫之口矣肩吾不諒遽相勸留用觀德務勗所未  
能豈非大顧而褊情崖貌不習塵囂蓋漢無純政而  
賈傳過慟唐有嗣興而劉生瑣言即冠蓋如赴聲名  
若流不以易我麋羣改其荔服楚楚此中將盟故山  
之靈矣顧所耿切空復平生不信委力殊無萬一今  
歲之春顧見白髮命來無期哀至有的誠不知如何  
也裁書叙濶語大無倫高山非遙蕭蕭若對

張邦仁

與屠長卿

曩辱尊教力疾未及詳答為罪使者來復承示先公  
哀誄輓章格調高古情寄深玄西州之涕復何足云  
謹陳之先公靈座前匍伏三讀之令人感而悲悲而  
泣下不能止也先公生平孤未暇論第推轂天下名  
士唯日不足天下士籍先公成名者耳目所記睹亦  
何可掩也知己之感母二爾心如足下于他人又何  
天壤也則孤之感而悲信不能已矣尊集謹領教鳳  
毛麟角觸目燦然足下藝苑瑤華騷壇干羽此等自

是長技但于簿書雜沓中間出新作奇思壓人此又  
孤所不能知也孤自此不敢言竹素事美穎上雖不  
百里然屬當孔道傳車之往來期會之適候亦素稱  
繁劇足下脫鉛槧服民社不數月間嘉譽四流庶民  
允懷何以臻此初有謂足下文章士耳于吏治無當  
也乃今表見卓卓若此則天之所以成全足下者豈  
小少哉孤大變以來心神俱敝入夏來復為多疾所  
嬰旦夕伏枕上以藥餌為飲食且大事未襄郵典尚  
未有成命心旌遙遙未知何日得稍稍安居耳以足

下至愛故敢及之諸友君房田叔都無恙長文以微  
疾臥山中伯翼遭變後家事亦所不免但此君曠度  
自覺超然耳嘉則兄以通志為鄉人所詬頗覺慎人  
文字之難如此哉尊使行謹此奉候力疾惓惓不能  
詳盡唯知我者諒之

與王百穀

前月使者返命曾具啓奉報足下足下所命家君文  
字亦已授使者上之記室矣家君每每對僕談足下  
奇才博學藻思高情當千里一瞬而栖遲未遇猶為

皮相者所憐豈天固忌之耶曼倩長貧長卿不偶當  
其際會風雲流光簡冊即古人奚讓焉足下幸毋自  
委北行定於何日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國家以此  
奔走天下賢士久矣禮樂可興述作未泯亦何必結  
廬名山藏書石室然後快其心志哉僕廢人也長林  
豐草野性安之赤水丹山僊跡如在第以足下之才  
不能已已耳足下幸毋曰此生妄語也

與屠長卿

仁曩歲客吳門望大賢畫宇在眉睫間乃以先君大



事奔走卒卒無旦夕暇竟不得一謁門下而歸抱茲  
歉然矣歸而臥病荷足下之靈勉強以衰先大夫之  
事然體中至今猶惓惓也攝生家言心脾二經被病  
須靜坐屏思慮毋勞動乃可然而家務在躬外侮不  
免即求傾刻暇不可得且無論竹素間事矣古人云  
憂令人老誠然哉誠然哉在吳門時辱足下兩惠書  
春月又蒙賜教深感足下不遺凡自海上來者皆言  
足下政事比龔黃文學似遷固清節如趙清獻叢奸  
摘伏如包孝肅使聽之者津津色喜况雅被知愛如

仁者乎方以內召伊邇計得一過桑梓使故人奉卮  
酒為壽甬江之滸意甚樂也乃尚少湏時日豈望之  
再試故將以大輔漢室乎沈嘉則來言足下尊集復  
加邊刻瓊枝寸寸皆玉旃檀片片皆香亦何容于披  
擇哉迺足下猶若不自信者則古人虛已之義也先  
司馬奠章錄上田叔行謹此奉候起居遙望江雲不  
勝馳溯伏惟俯賜照諒幸甚



目錄終

卷四十七

目錄

與李之文

與李之文

與李之文

與李之文

與李之文

與李之文

與李之文

與李之文

與李之文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七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屠隆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佞處鄉邦在江海交天下士多矣大都市道紛如石交零落浮雲蒼狗愴慨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君子始以才名取人推囊見賞乃不勉之以就萬世之業而徒以富貴相期或外為相知內存觀望或始履剪拂已改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一  
初心不佞疇昔虛名稍稍起彼都人士謂馱馱千里  
無留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往懷刺及門執贄求見  
倒徙以迓王粲虛左而迎侯生此時矐矐生光采一  
言僭羽翼誰不為不佞鮑子哉不佞亦感恩街遇折  
節委心義貫白虹氣干天日思湛族以報燕丹斬衣  
以肅智氏豈不盛哉既而斬焉衰經讀禮山中一再  
試於有司有司敝帚棄之說劍談兵迄無左驗疇昔  
之把臂而稱相知者一旦棄不佞如遺跡焉詩人託  
意於谷風孝標著論於絕交有旨哉靜言思之可謂

於邑不佞溪維平生知己不變者三人縉紳之望則  
有張大司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之文之三人  
者金石比堅芝蘭同臭識管仲於纍臣收益明於囚  
帥真可謂歲寒松柏幽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為桑田  
黃河掬為衣帶逝川西注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哉  
之文頌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昔時能賞予文  
不佞每有所綴文未及成輒索讀之讀之惟恐其易  
盡也當其得意則拊掌狂叫擊節咨嗟懷拍拍然也  
不佞文豈能當人意至是之文愛我過耳然而莊生

之惠施伯牙之子期千載而下當不令兩人者獨稱  
相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歷與驅虛然步武不可以  
相去不佞昔有所綴而之文不及注目之文不樂也  
乃不佞亦不樂也每坐齋中屬藁會之文不在即無  
竒思無佳句已而之文適至即得竒思得佳句嗟嗟  
此何以哉夫物常珍於罕得而賤於所有餘常喜於  
偶遭而厭於所習見斯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  
於瓦礫者以瓦礫多而珠玉寡也藉令珠玉多於瓦  
礫人弗貴之矣鸚鵡之貴於烏鳶者以烏鳶常有而

鸚鵡不常有也藉令鸚鵡常有如烏鳶人弗貴之矣  
故漢武帝讀相如賦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作  
漢書傳毅詆之為覆瓿達觀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  
文獨何見哉而耽嗜鄙作臭味不殊譬如啜吸金莖  
饑食玉粒足下之好得無癖乎昔楊惲為司馬子長  
之甥故其為文豪宕踈爽有子長風今不佞於子長  
無能為役而之文天姿秀發是不難為惲也他日以  
文章高視東海是在之文矣是在之文矣則不佞之  
所拳拳於之文又豈獨以相知之故哉

又

日來勞苦不可言以天之靈足下之福庇幸善飯不  
病爾公等天之驕子而僕為天之戮民敢少快快乎  
所可喜者四月初四日亥刻室人舉一子彌月之先  
一日沈君典馮開之及嘉則同日來作湯餅客各出  
金錢洗兒兩長庚星一少微星全日照耀此兒而沈  
即手摩其頂大詫曰此兒風骨秀異不出二十即飛  
揚九州他日文章不數阿爺科名不數沈即矣開之  
按玉曆復云支干大吉蓋沈即善相人術馮生善日

者言問小字於沈先生先生字之曰阿雲雲間生兒  
也阿爺無賴烏能生佳兒充間過承長者粉飾但得  
善伊吾阿爺小詩跳地作虎子足矣才望富貴所不  
敢冀足下得無咲其言乎家母健甚山妻免身後亦  
健僕以一清貧換平安二字無厘故人諸即君析產  
居尊公當遂安閒此舉良是足下文譽日起讀來札  
殊爾雅操筆之業可不移桑陰而知慰浣慰浣柴方  
伯遂不祿使人痛悼聞訃即遣祭吊生平大義頗盡  
奠文中想當入目邇來治水禳田泥沒至邴積勞殊

苦毛髮為枯猶記二三同心投長竿河曲雙柑斗酒  
起聽黃鸝聲不知隔幾世矣能不惘然

又

尊君生辰白雲在天海月甚麗諸子賓客奉觴為驩  
獨遠人漂泊淮泗是夕把酒東望為汝大人長誦白  
雲之謠因風而寄粵聲也珠履數中少此人乎足下  
念之矣向章先生時時過從不僕往來四方交遊多  
矣故自不乏賢豪人要如沈先生才致風流高霞孤  
映朗照人羣甚不易遭不可以當世而失此人百遍

相過無云數也故人如吳愚谷金塘生吾家八郎尚  
時時把酒言笑如故乎穎上令廉無橐金以助貧交  
吳愚谷書來困甚吳生一寒如此我乃穎上令寒猶  
吳生也自到官來不敢私民間尺布一錢所得歲俸  
米重足為老母備展炊而往來交遊饋遺猶然取給  
焉家中有一金買薪水兼市笋魚跪而進諸家大人  
揚揚稱富矣雖一金時時有缺乏則與細君相頷而  
笑為驩樂為吏貧如此我僕本海上布衣遭時致身  
為一官歲得常俸奉老母及妻孥於某足矣尚敢有

過望妄想以敗官箴以為同袍諸故人羞我且自揣  
知骨相不得富貴為吏信貧視之奔走糊口四方時  
則差勝矣是僕之所為知分也為我謝故人無笑屠  
生拙哉僕寧貧不富寧拙不巧僕亦欲稍從時人雅  
尚無柰天地百神常恍在耳目即欲稍從時為雅尚  
輒不敢以天之道足下之寵靈幸稍得民和無大得  
罪此邦父老子弟則其効可觀也足下以為何如幸  
不惜遠教聞之芳已棄去學士業探舟從范蠡計然  
五湖間恥作老博士頭戴平頂巾倚杖婆娑即商賈  
遊可哉第無多上胡姬酒樓不獨黃金易盡白日亦  
易闌也之華土舍已入京不入京可過我穎上官况  
如此且無言索債也來當治千日酒醉之爾林生為  
我書明月諸篇遠寄深感雅情幸一謝之吏事正冗  
裁書不次

報楊伯翼

讀足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所謂盤空橫硬語豪  
書生哉昨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中乃歸途不  
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兒足下方領先鋒旗鼓索



戰詞塲氣磊磊盛也僕則姑橐弓矢退舍避足下銳  
氣俟其氣稍安和然後與足下對壘耳僕亦慕李山  
人甚足下有命明日當走大雪中赴山人

又

咄咄楊生才何太奇也僕居江南則奇楊生乃今居  
都下則又奇楊生甚居江南有楊生楊生稱奇爾乃  
今居都下無有楊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奇士來  
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有何也僕襪  
線之才爾辱都下諸君謬見推轂謂屠生才屠生惡

乎才謂屠生猶爾令得見我伯翼當何以云不大驚  
辟易走乎僕時時對諸君口足下不置大江以南寔  
為生色夫大江以南靈怪之所盤鬱也惡得無有楊  
生即無有楊生何以大江為足下近作何狀足下搖  
筆海嶽輒鼓舞相摧余恐波臣且訴足下上帝太橫  
哉僕居都下無狀日騎馬懷刺出走道上出即勞苦  
不出即得過諸君獨柰何萬里去舍其所適而從牛  
馬走中以為名高願安所名高旦暮且及足下矣幸  
足下無姍笑我尊君而下安不汪長文入城不長文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住山中附書恐不能達不具亦冗不及具幸為我謝  
汪君

與賀伯闇

僕海以東鄙人也蓋未嘗知足下知足下以馮生咄  
咄馮生柰何衰然絕多士而奔也彼主者顧安所得  
雋始謂是適然爾泊讀其奏牘稍壘嶮乎標竒而出  
之也泊又叩其中則又多竒閎肆哉稱博物君子矣  
禦兒港上實生此人是吳越霸氣之餘也泱泱大風  
哉僕謂之物遂窮馮李之勝觀止矣乃馮生不自賢

數數然為僕稱賀生不能休云僕蹤躡之足爾尺尺  
寸寸量而得殆至如賀生八駿者也以穆天子登遐  
而躡崑崙之上下視大河不承兩睫爾斯之謂神物  
若鄙人安所稱竒令天不生賀生者鄙人則獨往矣  
僕殊不聞屋無何馮生出足下尺一僕讀之卒業輒  
爽然自失也亦幾失馮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是不圖  
越之東鄙兩見夫夫令此兩生並轡而駕中原將誰  
者前矣而且也佐之鄙人鄙人即不佞無能為役令  
辱在偏裨猶可領旗鼓冒矢石而歆當一隊天下士

馮軾以觀吾東海當不復窺吾東海作何狀是以鄙人始而驚已復沾沾喜也書辭多高自稱譽是絕類東方先生殊伉爽可喜稱西方聖人語可謂開士至口津津中豔一舉首者何故夫一舉首何足為足下道僕謂取之物譬如羣兒之攫一搏黍之先而先之後而後偶得先之偶後失之茲奚以馮也即亦謂技有精與不壯夫奚取焉壯夫者方將上之乎九天下之乎九地鼓鑄萬彙而翕蕩六合搯鉅矣細何為乎而足下云云也且馮生曷以此重天下曷以此重馮

生重馮生以此者衆庶之見也足下之取此物縱送間爾足下佛也佛是無天地是無天地盡是無萬物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無而復有其一舉推斯以譚足下之於佛猶未乎聞足下雅不善里中儻父此又何言彼隆隆起地上者山嶽乎浩浩走八紘者江海乎矚矚捧出而燭下土者日月乎此其為奇怪亦大矣而世人不驚則習見也夜光之珠以暗投人於道或按劍而相視則不習見也彼促邀小夫惡睹所謂廊落非常者哉今天下幸猶不乏魁壘之士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九  
士稍稍鵲起奮臂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且  
乘順風矣儗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於  
儗父哉足下正正竒竒無所不可而以竒服取吒於  
時誠可為足下稱寬然此惡乎貶賀生下士聳道大  
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非虛語矣願足下自信無議  
改玉也大丈夫知己恃有海內二三竒傑耳若此曹  
幸置不問賀生以竒服擯於里中人而屠生未嘗與  
有宿昔驩乃從數千里寄聲足下勞苦若平生足下  
知非皮相矣假令賀生治冶容飾繁聲而奏諸時人

之前時人必喜屠生則却而不前之二者訛賢哉願  
足下自信方馮生衰然絕多士而奔也聲名藉藉起  
都下都人士咸延頸願得一當馮生獨鄙人以不知  
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鄙人掉臂也私計謂延頸者  
萬人不直屠生一眄矣一日僕方有徇馬疾杜門謝  
客馮生乃排闥直入視僕僕乃據牀與語語意氣殊  
易馮生馮生乃稍稍吐竒既而相與縱譚千古如倒  
囊而出物也僕則矍然起曰吾幾失一馮生馮生實  
已吾疾蓋自是始為石交矣馮生竒士能知足下竒

倘所謂臭味乎彼悠悠者則又奚辱也僕入燕來思  
得一觀天下奇士寥寥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馮生指  
不能一二屈而卓傀拓落之士徃徃散之四方無論  
西北即如我東南蓋多奇傑人執一麾自雄里社間  
安得張彌天之網頓八紘而掩之盡致闕下令鄙人  
不大落莫也然屠生亦行且以小吏走四方矣僕有  
四方之役當得便道南將尋足下具區之上與足下  
為十日飲酌酒波臣仰天大噓亦一快事幸足下無  
鑿坏逃我

又

昔人有言時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今天下不乏英雄  
而足下謂僕名滿人耳僕即胡敢為名高不佞無卧  
龍之姿而有麋鹿之性少栖海曲次寥無人洗洋自  
放讀書粗了大義發為辭章好作寥廓語而才不逮  
情氣常浮格立馬橫槊意氣有之而不講於黃石之  
畧徒野戰爾縱衡江淮間或可得志何足當足下節  
制之師而足下謬見推囊倘非裏言乎不佞未嘗識  
足下面孔亦未獲盡發武庫之藏徃從馮先生所讀

尺一便見文藻跌宕骨懷磊塊嘗鼎一臠大畧可睹  
矣豐城神物可遠望而知而况親捧瑤華單辭隻語  
足覘明月又何必淋漓盈楮若斯之富哉曩一讀華  
檄香三日不去口因風遙邈遂投長牋三年不奉足  
下報音僕心良未已也昔嗣宗就孫登蘇門與語種  
種登竟日不答夫以嗣宗之賢尚無一足當孫先生  
而啓其玉齒發其玄論即僕可知矣乃者遂儼然荷  
足下謦效之音小吏叢械虹霓之光上燭於九天五  
嶽忽隱起帑上氣何浩磊也中間高自矜許言不過

實衆人所驚僕乃以為愉快不佞之才遠遜足下下  
閒情遠韻頗謂近之僕真足下之友也頃以馮生為  
介紹交於足下矣夫榮名亦幻富貴何論達哉張季  
鷹但取生前一杯酒不用身後名杜征南沉碑或亦  
未達余登聖賢王侯蓬顆之上未嘗不泫然心悲也  
大丈夫苟不用身後名即文章亦救帚龐公尚平庶  
幾吾師乎他日不佞與開之方且共備玄素之業足  
下才氣骨懷定然此輩中人願無以世資故抱此惰  
忿坐彫素心使者還率爾寄答其諸情事非相見不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可悉不腆敫邑真借寵靈不備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昔者先生之馬首東也僕與二三知己送之都門相視不能出一語蓋頽情殊不懽豈惟僕與二三知己即白日亦為足下黯淡無色矣足下雅好竒服峻絕而深湛無論六合蓋直以千百歲擅長者一第何有而令摧頽若爾可謂有天乎僕居都下都人士無問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無恙以彼其才魁天下當有餘而顧不第者何僕輒為之歎歎歎歎

即鑠闡而入者亦無問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作何狀又復見落落君房者今不知為誰異物當前易愕眙失主余其無落夫夫為天下口實矣余又為之歎歎歎歎君房命則云何他人一不得志即泯泯爾而先生獨令天下竊竊然口之不置且天下不中豔諸得志之士或置喙焉而獨勞苦一不得志者夫此其效可睹也夫士博一第與博天下識不識之人之勞苦斯二者孰賢哉足下蓋可用此自慰矣然此皆他人為足下云爾足下何所不可謂有所不可

足下不胡盧我乎僕居都下無狀且無能為而又且  
無可為晨起第騎馬出走走往候諸公間諸公間即往  
候門者率不入馳去即不往候又得過詰朝輒復然  
日莫倦歸有亟命枕席卧爾給事大司馬省中殊無  
所事事與諸君雜坐一室中候大司馬升堂出揖揖  
罷復入坐室中長日無以為驩諸君則嘈嘈益浪媒  
語爾旅進旅退如是而已此何以聞於足下主上  
慎選文學侍從之臣不佞隆不得與不得與箕仲且  
然何論不佞不佞居海以東時聞人言君房箕仲兩

君今居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亦未有出君房箕仲  
兩君者難之乎其為才矣足下東還作何狀秋冬間  
得就一官東尋足下湖上為十日飲良足愉快而徒  
日僕僕牛馬走中山靈笑人哉田叔書來甚替過僕  
僕實不佞以勤田叔幸為我謝之人

又

君房先生足下嗟嗟人言君房窮愁願君房無以窮  
愁兕虎曠野昔賢所悲世固拙於用大也夫登臺而  
敖臨淵而視其意亦放絀六幕也為之登亡極之高



臨不測之深浮雲四奔日月下走則喪其五內焉自  
非神揚寡廊足蹈習荒不與斯觀矣此可以喻吾君  
房先生君房以高言驚世固世之所為喪五內者也  
又鬼物之所呵也放而之壙垠大澤即山川烈風雷  
電交作百里而外車轍不得停焉踉蹌得路天矯窘  
步則乃其固然矣僕又願先生稍卑之亡徒取驚世  
為也而令世人得稍稍逼眦之雖然垂竿而終年不  
獲一獲而橫千里斯會稽之釣也先生固曠然玄朗  
即獲不獲烏知大海雲霧波濤春天挂長颿拾海月

淒虛徑度三山非遙何不樂矣僕瓌尾一官踟蹰畏  
人歲月幾何強半馬上素衣化盡玄髻日短簿書不  
治風雅亦衰秋氣一動候蟲早吟感彼代謝傷此搖  
落儻蘭若乎可託何脩名之足云僕性跡弛少無鄉  
曲之譽學書不成遊世無術今為令塊然株守勉持  
三尺息簸蕩之氣而遵繩墨之塗思懷仁負義以幸  
天下哀憐黔首上不負主上下不媿交遊光明粹白  
少見感槩然後三山五嶽惟吾投足爾柰何茫茫遠  
道苦足不展也材陪下乘命則小星竹素之事儻冰

吾分矣然何敢不日夜澡行脩事以忝同袍哉幽晦之中求不負神理即同袍之諒不諒無論至於榮枯之數吾尚何以胃諸胃中哉足下寒廊之士默坐寂照何所不覽幸惠大教徹我顛蒙

與沈長孺

都門一別至今猶懷惘惘然僕之與足下猶張弓乎僕引弱弓一發而盡至其救也不能穿魯縞足下開萬石之弓引滿不發發則穿七札飲羽伏虎洞曾達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矣足下東作何狀大江之上大

湖之濱事事適也僕今在牛馬走中風塵作苦方落拓不第豈世人多勞苦屠生乃屠生方載營抱魄心自放於丘壑間殊無顛顛可憐之色及幸叨此一第居長安日負羈紲從諸君馳道上頻仰人眉睫將降心諧俗僕有不能言而厚自墨守已忽忘之矣將循故步而行動多蹊豎利害之所錯而憂懼之所倚如行閭道下九折坂而臨百丈之溪獨柰何無廩廩也又恐炊玉而然桂長安信美不可以久居矣足下無徒謂僕虛語旦莫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冬倘

得就一小吏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咲亦大是快事  
家有老母方資升斗為朝夕甘毳計且又苦無買山  
之資頃暫為吏隱然後惟所適爾急流勇退僕能為  
之譚何太早所謂未卯而求時夜者也足下許之否

與馮開之

足下得楚謔不自私幸惠與僕共之僕便當為足下  
邀西山落日一倚醉爾足下無日不過僕詰朝就館  
試便杜門理舊業邪此足下家物何為自苦疇昔足  
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人也且先

至湖湄俟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又

昨過從足下甚善乃不幸遭僮父作灌仲孺使酒罵  
座令人意邑邑不懽願安得與足下據胡牀譚噉又  
安得長策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也嗟嗟  
人柰何能無此遭哉太史占僕夜來流孛入度足下  
豈亦有是邪當騎過足下閉門下鍵復取一九泥封  
戶抵掌作嘉話何如來諭已悉拜命之辱

又

午前自兵部引堂回正欲邀足下適天大雨大水從  
街衢溢入室中至深三尺如泛家浮宅然弟有據牀  
第耳以此不得如約弟豈真蛟龍邪何為水中居足  
下當操大筏急濟我牀上草草

又

宿負奉償五金如暫寄故府緩急或再有請須今日  
預為地爾一咲屠長卿日乞米長安如此僕或者曷  
倩後身邪

又

不佞南矣道出涿鹿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野  
千里回望宮闈迥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昔也氣結臨  
風不能長語

又

長湏回得足下素書長跪讀之語我相思勸我加餐  
情津津厚矣僕喜劇復悲至終篇泣數行下忼慨傷  
懷焉空谷足然人情有之疇昔之日吾兩人邂逅適  
願旅食京華日南雙珠延津二龍形忘神交精氣感  
天青松叙心皦日蒞盟足下迴翔金馬僕亦躑躅天

衢每過嘉榭軒婆娑竟日流連卜夜時而燕客高堂  
臨坐前楹賜饌大官取酒都市學劍秦隴徵詞吳越  
朝出左掖莫過屠中醉蹋俠斜迴盼倡家酒支千日  
門有萬里五陵大俠三河少年探丸借客蹴鞠六博  
鉅儒鴻士韞日巨雲談天雕龍片語南金咳唾成珠  
虬須銳頭傀形殊相方袍鶻冠高標遠韻娟娟者子  
翠眉鬢髮光輝照梁清歌遏雲三三五五洵美且都  
莫不連鑣分席摠衣登堂把臂結交率四方奇士宣  
城沈郎文藻懸河俠氣干霄倚通青囊兼精白猿真

太華三峰武莫九曲寰中鉅麗物外魁奇荆楚周郎  
辯倒江海字挾風霜心戀雲壑志輕圭組真浙江靈  
潮呂梁懸水望而清菟蹈之驚骨毘陵孫郎衛玠膚  
清王褒才俊展也海上金光山中玉乳臨淮李郎雄  
篇霞舉孤標朗映誠然含英咀實玉瓚黃流四明沈  
郎才如宿將先登秣壇濟南于郎亦提偏師間出歷  
下橋李陳郎婉戀多態姿材雙美不減安仁吳江沈  
郎秀雅而文氣骨兼勁何慙賈傅南海姚生尚玄守  
雌避世金馬金華陸生詩魔酒德大隱清朝又有黎

秘書白首校讐比廣文之三絕歐博士青羶風雨擬  
平子之四愁沈吉士賦就相如道遙而直禁內黃文  
學歌窮元叔骯髒以倚門邊姜山人踈才薄執舌比  
君卿瞿孝廉積毀煩寃心同屈子徐茂吳翩翩秀士  
顧益卿落落竒姿足下壘塊之才超逸之品情符太  
上中懷希夷如天台長松峨眉古雪高華氣色隔塵  
遠矣僕則才卑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  
然桂驅車迴轅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跡却五侯之鯖  
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寧為拙仕母為巧宦寧為

顏駟母為虎園寧為崔駟母為狗監鳳閣雖榮不獻  
翠華鷄香可羨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  
可盟不抱荆璞以此誨妒亦以此得名世應且憎固  
賢豪之所許也畧而言之頗盡都下相與躡燕臺之  
層雲邀西山之落月濯潞河之長流橫睨酒人倚醉  
胡姬亦一時雄快也不意迭巡歲月轉眄風波故人  
參商舊遊零落元季楚人歸采蘭芷於定交產夢想  
枕榔沈郎返駕於青山子子分符於澤潞茂吳一麾  
於江海益卿三黜於滇南陳生放浪於吳中僕亦旅

泊於淮泗百年之內為驩幾何大澤壘空江漢流萍  
能不感矣乃足下於僕交遊中尤為最薦方其晤對  
則明星有爛疲猶未央至其睽離則一日三秋只尺  
萬里嗟嗟開之安所取屠生而昵好若此也金石之  
誼勒乃深中離索以來憂思轉積翹首北望眼穿落  
日淚迸長雲每裁尺書山川則阻道遠莫致中懷不  
宣足下云鴻鯉不絕無相忘也嗟嗟僕豈忘之乎足  
下待詔金馬起羣明光出與諸公列館分直開羣王  
之府抽萬卷之秘入而割肉遺細君把弄兒子或焚

芸香讀賜書蒙主上寵靈愉快矣又足下所謂至貴  
倨矣顧何有於泗上一亭長而拳拳繫心書來耿切  
也此其所為悖友道至哉僕居穎良苦至不得比於  
人遭人無小大咸折腰僕即折腰使者過無小大咸  
負弩矢郊迎僕即負弩矢郊迎扶伏兩手據地貴客  
謂讓或箕踞嫚罵隸也不力供帳不盛起而塵掬面  
矣或哀憐黔首催科稍從寬假則所轄移檄督過燒  
猛魚煮之氣如虎馬嗟嗟開之柰何令為而僕未嘗  
一日作攢眉牛耶馬和鷄豷夜和無不可矣古者黃

屋之貴不加於廣成河上台鼎之尊不加於蓋公柰  
何以一官驕僮令僕且從傷胡盧之矣奚其悲夫白  
龍魚服蝦蛆笑之豫且制之匪龍不靈則其所託者  
然也今僕龍而魚服也彼且為蝦蛆彼且為豫且假  
令下吏而辱則大官榮邪為人陵轢而怒則陵轢人  
遂喜邪僕雖不肖韜此久矣所可恨者簿書既熟文  
執逾踈世俗情深風雅道喪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嗟  
嗟開之如屠生何僕聞古之為令者彈琴弦歌咏先  
王之風河陽名花勾漏丹砂風翛然遠矣而今乃為

名法之所大禁朝行雅道莫挂物議僕居穎半歲始  
得一至子瞻西湖戴星而往戴星而還昨夜湖水微  
綠芙蓉盛開天假一夕六合朗霽雲物且為僕作五  
色鳥依依歐蘇兩公晤對丙夜偶憶長公垂老還媪  
僦居死客舍為之泫然出涕侍坐兩公得詩四蓋不  
復就枕詰朝吏事牽去矣僕自作一官五臟俱俗嗟  
乎開之而思我不异平生而寧知我大异平生九折  
稱良百鍊繞指事固然也蠅化為蠶陵鴛化為鳥足  
鳥足化為蟻螬斯彌化為食醯食醯化為九獸羊肝



化為地皋馬血化為轉燐令僕為此官不已將何化乎雖然泥蟠霄行亦化也龍故在矣足下有言能乘雲不能伏爪鳥觀龍哉願足下無以皮毛相我三月晦日沈君典舟抵淮楊曾遣問行李書來款款天下多情人也孫以德持節大梁僕亦遣人物色之矣孫生云遊梁登嵩少躡太和然後與僕南會潁水之上僕且掃榻遲之恨不得足下與俱南爾僕今者躬勞簿書晝夜兀兀稍暇讀莊老之書默觀天地之化大塊幻迹萬物皆空即身非吾有而區區以世務微縲

而以官為桎梏何也夫運有不停物有必化握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而奸黠爽惑欲與大化爭長亦惑矣何論小吏即侯王將相不波漸乎何論崇秩即鍾鼎竹帛不寐莫乎何論功伐即軒轅仲尼不畢宰乎何論聖賢即天地日月不隨劫乎是故達人帶索鼓槩拾穗行歌彼誠有見焉非漫也而僕竊竊焉論世情譚宦况矜榮辱叙離合忼慨傷懷不尤可展然咲乎足下深於玄理蓋懸解之日久矣僕此言謂何多欲觀微漸返自然五嶽可期三山不遠御風騎氣何

所不之安能舍逍遙之道而繫天駘也僕始以令東  
所親迎勞之曰嘻長卿以彼其才上而金馬次猶不  
失諸曹奏詞賦於至尊抒文采於交遊庶幾得當而  
柰何令為僕茫然自失也何物而金馬何物而諸曹  
何物而令僕不知也僕不知而世方以其所不知者  
相信乎涉穎來僕恐天下謂僕師心不善此官也而  
勉為之世乃遂以是賢僕而不知僕方以是為桎梏  
者也之二者咸失名實矣世之所為榮辱者信而慶  
者賢而不肖者何據哉僕所居濠梁伯陽南華皆在

馬足下來僕且膝行而從之矣

又

六月廿四日曆隆頓首寓書開之仁兄往沈翁見枉  
又得仁兄書甚慰饑渴救邑荒鄙勞長者車轍欵遇  
踈簡何能無辜仁兄初歸正在鞅掌想未能即遠出  
賤子之望故人真以日為歲恨羈於令無能奮飛誰  
謂河廣曾不容刀深味風人此言歷歷如畫良足悲  
心始謂行李一出都門便堪握手遂迷半歲尚阻晤  
言是何睽離之易而遇合之難也三吳大水溝塹化

為巨浸魚鱉舞於長衢徒跣自責傷為令無狀計且  
柰何側想明智當作何良圖也尊公華誕以七月何  
日上壽既罷能遂買雲間之權不儻沈夫人當戶牽  
衣恐仁兄亦復多情不妨長嘯出門把臂湖山吟弄  
烟月使太史再奏東南聚星良亦不俗沈嘉則先生  
布衣雄杰人倫冠冕今正作客鹽官之錢氏為故給  
事錢薇先生輯遺文弟累以書促之則以校讐未卒  
業為解鹽官去秀州只尺足下不可以當世而失此  
人今山人處士滿宇內大都崇虛聲遊談無當獨乃

公翩翩不惟詞賦偉麗陵轍古今墨卿而行義卓絕  
朗然孤映即丰標談咏俊爽玉立理致清遠與之周  
旋可以忘老恨近日頭顱且種種吾欲取南山銅鑄  
此君此君或亦自有長生丹訣不可知今世若無之  
夫便能使山川黯靄無光風日淒淡一朝失去千古  
長嗟足下急走信使往通之勿失迺此君亦傾向高  
賢之日久矣馮先生素以屠長卿言不阿如此神物  
暗中可索摸得也足下幸過青浦可約與俱來弟且  
復折柬招之青浦令門庭真如水不妨擁篲而逆上

客也賀伯闇近作何狀想數過從論心道故久慕袁  
了凡君相見幸為寄聲前有長牋致伯闇久未奉報  
音何故河漢左界雙星在門瑤姬奏笙龍女進曲蒲  
桃新綠銀缸乍紅階下班衣堂上珠履人間差樂何  
羨洞天又得玉皇香案吏新篇聊足為壽矣不腆之  
儀併希麾置鴛央湖上時時繫心向辱沈翁託以壽  
章今弟既自為叙不能復握筆乞為謝之

又

西湖之遊樂乎弟從部使者考歸而梁伯龍適見况

云日客就李與足下周旋伯龍故翩翩豪士今老矣  
誠然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弟本探丸走馬之夫誤  
為小吏局促如轅下駒日心懸天目長松夢落五湖  
間足下何乃掉臂去我不通消息兩月即百冗尚留  
足下胷中久欲遣平頭奴致數行輒復冗奪足下每  
賜一札必俟弟先之爾不然者經歲無此可以觀吾  
兩人之交情矣然不肯視足下猶為勞薪乎

又

別足下嘗苦不得見見輒恐其別也河干分手良覺

銷魂婁東謁二王先生罷便可解維僕且自起焚香  
掃地而待足下敬遣小吏逐僮舟河干返齋頭尚須  
作三日留不見足下一日為三秋與足下遊處即以  
三朝為一歲矣燈前佳語如聞天樂

又

足下既不能與拘囚之夫久遊處遠去而可廼走數  
十里外羣諸豪少年酣暘長嘯大語髣髴乘冷風聞  
於予耳不獨恨恨足下且以妒諸公矣宇宙亦大寥  
廓矣十洲五嶽何往不可容一么麼屠生而區區以

升斗故從人涕唾下作生涯良足自鄙又安得御長  
風騎六氣而從足下萬里凌虛徑度也不穀亡望矣  
惟愿先生丹砂蚤成惠一粒拯我屠生即無他羨風  
流調笑亦自可人異時間風之上具茨之下無我寐  
寔也來役候足下行李發而後返此人頗樸實堪奉  
奔走足下命之返乃返廷韓長孺欽之非之仲方諸  
君作何狀吳會山川為足下及諸君驛騷日月五星  
至奔迫失次微聞真宰上訴於帝謂公等太橫執  
僕又愿公等小戢詞鋒乃僕亦不能自戢也言之失

笑君典若來千萬馳急足報我

又

足下坐占西湖領畧風月淥水奏曲桃花佐觴此造物者私足下不佞神往名區形留垢溷憮焉自穢矣足下無賴好弄人復盛言西湖詫我使我邑邑不怡醜此印綬如繫條錠宇宙亦寡廊矣湖山之間若可容乃公止湏片石不相假而令乃公為處禪之虱邪昔人有言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此非為懟誠以為無聊也僕不敢慕王公又安敢薄州縣第以此故妨我

嘯歌不能無少芥蒂然苦乏饘粥之資又無辟穀之術區區以五斗困一大人先生低眉而媿范萊蕪諸公矣足下近况佳適聞嫂氏玉體且康出與故人賢者拍浮酒船入與細君焚名香而彈寶瑟即蓬萊僊人欲得其處塵囂之士豔慕何言君典昨有書來擬於今月過訪足下湖上然後偕卿泛青溪之權而造物者妒之會有長女之殤業已中止為之惆悵心斷嘉則先生亦未渡江此中久不得其近耗君房中第亦吾曹一喜往君房言即不出出則不敢負人不佞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七  
且望之矣此君終可人伯闇儼然損書才致雄放高  
自矜許當遂豫吾此流非孟浪者不佞將把袂論交  
且又足下之友也新刻都雅可觀第僕意欲直稱由  
拳集其上不必冠以屠長卿三字更商之足下所刪  
十之三四為不佞藏拙甚善所刪去篇目幸一一示  
來脫有一二文字可去而其人其事有當存者尚欲  
為足下請之亡則遂已之不敢自庇護也近作可多  
存不黔婁之家鮮有奇寶足下恐茅亦姑就其人存  
之若僕則宋人之自寶燕石良可發一笑潰癰決瘡

豈能自割須他人操刀惟足下留意焉更望稍秘此  
事承命作歡賦古人作賦連以一二紀不佞一夕而  
作此其何能工然沉着不足飄爽有餘方之江鮑亦  
是宗門足下讀之懷當為拍拍然矣古樂府嗣作若  
于祇用舊題出以新意不襲前人一語嘗見作樂府  
者好遮相剽襲陌上桑云使君自有嬾羅敷自有夫  
此古今絕唱而傳玄改為使君自有嬾賤妾有鄙夫  
可謂點金成鉄手近世李于鱗擬樂府全襲舊語有  
一篇之中更三四字遂掩為己物僕不敢以為然感

懷詩必不忍棄去今增唐惟良曹子念二首置之楊  
公亮後徐彭二子叙都作六朝語徐當為前叙彭為  
後叙二子既作六朝足下當為史漢嘉則恐不可無  
一言王百谷於不佞有知己之雅恐亦不能忘情僕  
往所自製可刻之集中題當云何足下定之不欲棄  
去也僕近者玄虛日進世情轉空誓降三尺終期五  
岳甚不欲抱淫慾之心積幽冥之過以自隳棄嗜好  
既寡伎薄且銷損之又損以求真境惟文字之魔尚  
未能伏足下清真大得湖山之助近更當精進幸有

以教我雕虫之技恐終非至人所貴淫思滑精為患  
亦不小倘兩者都不就文字不藏於名山姓名不登  
於石室侵尋歲月重同朝菌僕之進退安所據乎使  
吾兩人同處一室可以朝夕相砥共商去就今復乖  
違若此言之抱痛愿各努力勿負初心相見何時足  
下命之

又

何處別君典也沈郎吳姬好不青雀月明短簫長笛  
沈郎故得與麗人俱足下別後五湖烟雨誰與為驩



昨得書見約望前再過齋頭敬掃地焚香以待日來  
淫潦不佞蓬跣泥沙政堪愁絕今日放晴始有生色  
矣急欲仁兄來消此句懷

又

沈郎挾吳娃泛五湖烟雨去便謂足下買江陰棹矣  
不意尚留王先生齋頭昨遣一訊王郎缺足下書柰  
何為情沈郎買一麗姝而足下挾龍陽平分風月大  
鬧吳門而太史亡賴東南霪雨疑二足下所為不佞  
日來被髮跣足踉蹌泥水中上告雲君下告陽侯駘

癡龍妖蛟勞苦不可言今春嘗預修水田隄圩力障  
洪川而不佞手擲瓣香即操畚耒救邑當得不灾有  
如兩歲再灾民生行且殄令將安歸不佞苦情如此  
而諸君方把碑渠聽鳴瑟吾欲直躡天門攬司命之  
袂而問之賢愚不甚相遠乃貴賤勞逸何遼絕也雖  
然僕不妒子惟復快意當葺為故人酌一杯以無相  
忘即足矣足下久客王先生王細君且怨釜中  
魚竈下蛙矣王先生計必私竊香團啖足下不然者  
幾何不立稿來書云江陰令將為足下置負部急赴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之此勦僕貧作措大面孔不能厚遇馮先生聽長卿  
雄談勝得千石黃耳米愿足下與王先生及家田舛  
速過僕僕自馭龍呪神後情思太恟况不佳須足下  
急來消之脫問種秫田吾力猶能為足下地便仁兄  
以此奔走縣門不佞弟之罪罄竹莫數矣百谷盛稱  
雙鬢至使田舛垂涎老奴猶憐况我乎幸携與俱不  
佞當冠進賢執手板而拱立從傍聽一曲便當令君  
片時風月也家田舛土木形骸魯男子自許而垂涎  
雙鬢此不可曉手中宣廟冷猪肉一朝墮地

又

別足下遂曠若隔世侯河之清相逢幾何西湖之上  
亂峯週遭林壑窈窕不知何丘寄足下之杖屨乎東  
望低回祇堪癡絕錢唐山川清佳洵吳越甲秀乃人  
物有風調者甚少足下誰與朝夕意到興來或成獨  
往花下小車煙中游舫水窮雲起憺矣忘歸此時而  
屠卿若在者其樂何云造物固不令若此也足下聽  
然物外而下官日就鄙淪足下即念僕當不如僕之  
念足下切也或都置不念非僕之本懷何敢以此度

足下今天下豪雋塞路何齒不肖金石之烈渺無前  
期潘安仁有言身齊逸民名綴下士彈琴賦詩可以  
忘饑惟恨平生不能飲酒博覽載籍嘗見寡廊之士  
為尉羅所羈以并夜夷甫諸賢口談玄虛心暮潔朗  
而猶婁婁人代自取譬尤有如諸公遂偕孫登王烈  
長嘯入林何所不適感惜歎逝情意坐銷足下之與  
司命帝君似分義差厚不得已能為下官乞一廣文  
官僕之齒牙猶堪閣閣向諸子談經何久溷此中為  
往不從公等教令悔誠無地不然者何至只尺欲與

一故人相見而不可得偶結一念便欲擲頭上進賢  
冠足下有可提我出風塵幸不遺餘力承仁兄及賢  
嫂氏念及寒荆果於四月初四夜亥刻舉一子沐髮  
矣作書時寒荆倚牀囑僕寄聲謝賢嫂相見之期在  
足下不在僕下官所與士彭徐而外又有一沈獻可  
者元美廷尉門下士也才甚宏麗元美亟所許可失  
意於時薄遊錢唐特為引見門下其人亦爾雅有致  
青翰舟中可與擊汰揚波足下輞川之裴迪也賢嫂  
才調不下子昂管夫人湖上管絃時一同眺聽不足

下出對賓客則如子建入對細君則如相如直承明  
則如東方撫湖山則如賀監火食神僊錦衣巢許人  
代風雅事足下占盡乎誠妒之矣端陽前後如足下  
不一視我縣中僕且為文詛楚

又

僕蓋密遣一緹作物色君典於西湖之傍至廿六日  
亭午得飛報知君典魚服過足下足下業與俱馳至  
就李而不密以聞何故兩賢相得復何知鄙人鄙人  
之望見君典猶仁兄也兩君即厚自閤無逃闕尹矣

弟之用情如此天下有心人渴饑之衷二足下何以  
慰之言之飛動

又

人言足下尚擁白雲高卧小君山上遣張史往促行  
李東還數日不見報乃足下遂還就李乎不知秋風  
颺從何處來搖落之感想當同之拙橐刻甚精工重  
勞尊神僕於此道不深而片語入我齒牙便自絕倒  
亦一癡乎終當如玄晏先生浸淫其中不問外事矣  
適有家長公之戚荒亂失次君典與孫姬及新吳姬

同居郊園嘗挈新姬入城拜其母夫人頗宜家室孫  
夫人尚未免身數日前曾有人來書中令僕勸仁兄  
稍擇交息遊亦謂不佞也仁兄領之不

上座主先生啓

青陽布令羣芳含氣於木公白帝乘秋萬寶告成於  
金母吐納靈潮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斗極之  
平衡大鵬鼓垂天之翼必借力於風雲八駿騁逐電  
之蹄亦取資於街轡都人士之意氣鷓鴣張寧逃主者  
子大夫之文章鵲起爾何能為彼鎖棘闥而入實驅

司命而來走造化於筆端片言寵辱握星辰於掌上  
萬里升沉之玉之石一顧盼而已分爲龍爲蛇不斯  
湏而遂定揚之則昂藏於霄漢抑之則淪落於泥塗  
似此鈞衡之司可忘水木之自恭惟太宗師老先生  
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帆秦望競秀於會稽玉簡金  
書探竒於禹穴碑枕蘭亭墨妙右軍之筆波涵鏡水  
文馳賀監之聲甘泉扈從賦擬凌雲天祿校讐星臨  
太乙暫違侍從之班來况掄材之地目分蒼素口辯  
淄渾身登泰岱望匹練於吳門劍落豐城拍雙龍於

牛斗象罔之求玄珠去喫詬離朱之迹伯樂之相神  
馬觀存亡滅沒之機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該賢六幕  
塵清頓八紘而掩雋謂梁棟奇材不見遺於寸朽是  
以垂魚薄技得自奏於大方提之泪沒起迹羊豕之  
間出之風塵共赴雲龍之會是太宗師有大造於諸  
生也雖甚盛德蔑以加諸何以報之如彼罔極爰治  
具於庖人敬申燕喜用微寵於執事聊叙雅懷伏惟  
大君子不鄙夷諸生惠然臨况不勝光榮歡忭之至

與沈君典

世人相別多作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河  
梁之情何其愴也昔人有言黯然銷魂維別而已足  
下殊不然居都下足下之於僕用情至矣獨不用情  
於別沈箕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二三兄弟臨行  
握僕手惆悵欷歔邑邑不能出一語謂僕且行至不  
忍復過僕故居追憶此時天地為僕二三兄弟慘然  
無色足下恥之獨奮起去不顧烈士悲心即不可謂  
二三兄弟非夫而足下之竟起去不顧乃真有英雄  
之氣哉足下方落第時走九邊觀營壘與健兒戍卒

名公詩集 卷第七  
卧沙場之上可謂氣雄萬夫又好結交海內豪傑重  
然諾故意氣僕東歸與諸故人談足下則莫不灑然  
以起此豈可以兒女子仁望足下哉王上舍來得老  
母壽叙不獨文字高朗通家兄弟之好具見欸欸向  
也吾見足下之面乃今知足下之心矣僕自別足下  
東駟馳甚苦始足下勸僕棄去吏事作京兆博士甚  
力僕不從乃今悔之足下故逆見僕今日矣自今而  
往所為穎上不善者何以謝足下僕滋慙矣足下居  
長安與諸君子高步濶視睥睨一世獨僕風塵下走

面有顰色心多俗腸命也如何昔之達者垂臂鼠肝  
無所不可僕安能以此置芥蒂胷中所與足下道此  
者明僕猶能知世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初四日離  
家之穎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行北漸寒老母苦  
寒幸康彊無恙無厘故人小子何知何以為吏令屠  
生吏是尸祝代庖人也足下用世之才何以教之僕  
在下風敬頌嘉猷閱邸報知周元孚上書一節可為  
吾道生色第以不見全疏為恨家師劉見嵩先生亮  
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謝知不忘此言

又

都門把臂眷焉傷離嚴霜載零玄雲四馳天寒以風  
白日為速僕也壯士能無破顏子惠好我為我投涕  
事在昨日焮易歲乎思疇昔作吏行李戒途子與箕  
仲元孚以德開之二三兄弟勞我良苦欵留拳拳中  
夜徬徨相視永歎北斗闌干同袍之情可謂篤至僕  
不能從命也子歷天路我行畏途九月去國十月渡  
淮仲冬始奉老母涉穎簿書山積吏事川湧折腰而  
趨公府低眉以見上官扶伏道左望塵遙拜屏息車

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掬面丈夫之氣摧頽盡  
矣且欲行寬大則牽於深文議息肩則善於督責強  
項者為傲吏統指者為通人逢迎者為忠厚砥志者  
為沽名尚驚悍者為幹敏行古道者為迂濶俯仰高  
厚常苦跼蹐平居邑邑黯乎不歡臨風念子中心若  
結謂足下奮翼霄漢優游清華方且立交戟之下侍  
承明之廬奏凌雲之賦扈甘泉之駕僊僊乎虎觀石  
渠儼焉天上而乃二月以告聞矣夫寵靈恩澤人情  
所藉足下當鵲起之秋遭龍變之會順風而呼乘時



振響逍遙歲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得意自苦居寵  
不樂閉門下楨有如窮愁懷賈生之憂抱劉向之憤  
脫屣富貴榮華秋毫語云高臺悲風烈士悲心足下  
不能胎韋突梯坐取尊官上光九族下媚妻子此如  
皦日鬼神所知矣方足下不得志時固嘗走九邊臨  
大漠握將帥觀壁壘履黃沙之上卧霜月之下歸而  
招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錢意氣於世  
無雙及衰然舉首晉登華秩顧反嗷嗷温厚折節下  
人憐瞿子於困窮拔屠生於稠伍一言稍合輒布腹

心洞觀始終高朗粹白何者非雄豪丈夫之致哉即  
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取憐坐獵高貴曩僕固  
知足下必有今日矣若神龍可繫安名為神足下今  
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而煙霄莫而林壑明星有爛  
卿雲在天四方誦義士林動色用匡 皇國光我同  
袍豈不雄快何必旦夕公輔闕茸通顯然後為得意  
和故人相知以賀不以言僕今辱在下走事多牽制  
殊不快心而猶躡蹻一官眷戀五斗由足下言之奚  
翅腐鼠之與鷓鴣哉足下今歸且高卧樂敬亭之雲

醉呼李白誦澄江之句長揖玄暉僕且又視足下於  
天上矣僕愿足下益自愛方今聖明在上雲龍既  
遘魚水自投無令泉石情深烟霞成癖何必巢許即  
如姬孔不可謂非人豪謝眺青山終非卿家物也東  
望故人大江間之再拜使者神與書往

又

屠隆拜書君典足下足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輕如  
蟬翼而名重於九鼎足下以彼其才令小貶損不數  
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華無所不可

豈其十年流落從數千里躡齋擔登走京師上書見  
稱為子大夫留直金馬居京師甫一歲而飄飄然告  
歸豈人情哉海內寡廊之士謂沈郎心慕雲壑志輕  
圭組譬如高鴻不受罽羅終絕四海也玄暉李白携  
手同車矣夸毗之子又謂足下英雄妙機權包絡寰  
宇鼓弄豪雋既已得清華之班又遽然遠舉為名高  
雷動六合也竄下者咄嗟沈狀元寵靈天子被恩澤  
不乘時獵登要路津上報國息下光九族以為交遊  
榮施獨何苦朝見天子莫戒行李見彈求鴉炙未如

求昔夜也斯三者咸遠於名實矣何足以知沈即沈  
即居交戟之下為天子補衮職入直扈從奏詩賦揚  
大雅此豈不亦華陽洞天閬風縣圃哉何必尋青山  
僊遊即子房功成掉臂而後從赤松子爾沈即言何  
太早也夫足下以一歸為名高有如不歸沈即之名  
寧卑乎鴻士鉅儒遭時揚聲上可夔龍下猶不失歲  
星金馬即榮名寧出山林枯槁下哉而汲汲以引決  
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路津勉作功名寧獨世人足下  
慮之矣憂時眷主感深哉獨邑邑誰語不得已而託

獨往之迹廟堂不可聊之而山林斯足下之操也故  
曰三者咸遠於名實矣推斯以譚足下今雖歸青山  
暫與漁父伍不樂也雖然何不樂也足下僊品者也  
進而漣娑乎即玉堂金馬甘泉長楊亦洞天也退而  
漣娑乎即天台金庭丹山赤水亦洞天也何不樂也  
計歸來乎山中陵陽白龍琴高頰鯉揮手而招足下  
散髮狂歌聲出天地之外也獨爾故人苦為令然爾  
故人亦有以自遣不以其所善而易其所樂所居淮  
泗錢鏗伯陽蒙周公咸在焉時嘗夢寐神遊即薄

書傍午中奚而不灑灑也昔人大隱多在下吏僕勾  
漏令也丹砂不日且就就且遺子數丸也河上碑文  
辱見許今業已刻碑幸即示去人僕自製碑文一首  
并河工告成申文一首附覽楚天吳樹無限相思儻  
能過我頽上乎日夜遲之隆白

又

聲聞不及數月矣念足下不去口客歲冬十二月奉  
青浦之命扶持老母渡江南兩歲之間奔走南北無  
虛日薄命之人犬馬固當青浦故一村落爾民無土

著羣四方無賴居其間又土瘠而善逋官錢當事者  
以其善逋大縣徵令之所不及也而置縣又割華土  
瘠土稍附益之歲額增至十數萬今視城中數百家  
皆華上貴官大家別業流民僦居諸氏族莫可究詰  
吏胥俱有罪亡人與居民表裏為姦如含沙之虫強  
者乘巨艦出沒吳淞間為椎埋自置縣至今不佞某  
令允三易爾前令無他狼藉率以羣下竊弄敗自前  
令敗民益蔑視令長弁髦之矣最號難治渡江千里  
來未抵縣言青浦難治者滿耳矣督府公移書主爵

者特為青浦擇令長而謬推不佞某嗟嗟是何异庖人之不治庖而代以尸祝也某自冬十二月抵官百務蝟毛勉強振刷尤苦催科民無賴者挾官錢從博徒倡家飲而募人受箠楚貧者賣麻枲絲粟不得即思鬻妻孥田廬不可有挈家逃爾先是催徵者頗虐用鞭箠民愈恐逃去某以官寬之諭以溫言風以至情父老子弟驩然樂輸也諸所覆茹燠休一如居穎上時獨約束猾胥姦氓隸奉三尺維謹此與穎上稍異矣又苦三吳孔道冠蓋傷午奔走將迎日不暇給

某又以文辭竊海內虛聲吳會文人才士亡不延頸願交墮棄民事而與諸公日聚首空文游談招尤誨妬則吾不敢令門者一切謝不見即為吏鄙士應且憎俯仰周旋難不難乎子惠閭閻清刷公府响哺孤窮捶撲豪猾不入苞苴於庭而開門延士不諂事貴人而折節布衣賢者不以骯髒取罪不以依阿乞憐不昭昭而挾日月不汶汶而負泥塗斯中庸之搢賢智者所託也某願學未能足下何以教之某每思浮辭侈說玄素所絀將盡火竹素不復與雕虫角技獨

守純白玩心玄虛豈不亦曠士幽賞哉柰遇詞人無  
當技癢今居煩劇種種勞人一日十二辰嘗苦不足  
即文字之緣可知矣僕學植既荒官復濩落相如次  
公之業兩失之矣柰何能為知己生色也足下薄金  
馬之榮而眷丘中之樂義重南山名高北斗海內才  
杰咸願執鞭甚盛吳會山川佳勝人物娟秀足下恐  
不可不一遊九峯三泖望子久矣冗中敬遣一介行  
李奉訊太夫人百福倘惠然過我則有山中竹杖湖  
上蘭舟翹首天雲曰風神往

又

往歲殷無美曹任之兩致君典尺素殷生迺不欲自  
為洪喬置書王元美廷尉而去未得倒徙此君曹生  
訪足下郊園幸以不佞故作青眼敬謝多情曹生無  
大執能足當一隊而心知慕足下此其志可取爾徐  
生秀才異等偶以母病不能出門念青山更切也昨  
閱邸報見起足下命果不足下尊名良是而云起復  
何也足下蒙天子恩擢第一官太史至渥矣足下  
宜何如以報稱足下抱經畧大材非樸漱儒生比卒

居抵掌庶幾張子房鴻臚子皮者流不宜汶汶為山林客足下且被命出處大節大丈夫內斷於心似不必問諸詹尹。陛下神聖翼佑貞良子房少伯不以此時樹尺寸而先竹素則無時矣不佞曩與足下言謝眺青山終非卿家物願足下即秣馬治行大人之操何必箕穎五湖之約請勿復敢言足下卧龍之姿義薄雕蟲日所示高篇自是英雄本色不佞又安能持沾沾小技而仰首稱說於子房范蠡之前為英雄捧腹哉無論經綸手段即如此稅亦何有於么麼長

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僕與足下之謂矣有如淮陰實降心下問僕亦不惜自為李左車也一咲年伯母而下萬福初八日已遣孛頭奴歸迎老母計時下且到辱佳惠良謝文三種完上足下欲僕沉思自為之沉思而竟不能工柰何近作數首書便面奉去孺子不知終可教不蘇長公真蹟一卷王少微私印二方輕吹一端奉寄足下近况幸以相聞

又

條風駘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良

名公翰藻 卷四十一  
友固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得所處即朗寂  
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糞壤即  
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天桃刺眼鳴鳩聒人坐  
惜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錢唐見存留  
齋頭數日去之婁東謁二王先生復還留數日借彼  
緣力暫解我天發相對嘯歌一破孤悶去矣開之出  
門旋坐囂溷雙眉放數日遂復擯先生寧有意乎曹  
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以長牋奉投便致此語  
不盡不盡

又

仁兄出門遂化為車下塵人生不滿百何自苦乃爾  
邑中無佐貳官區區一令上事貴大人而下躬庶務  
入視邑篆而出治水垢不及沐饑不及飡形神且耗  
將安所稅駕矣聞仁兄在弇園何處別開之也馬上  
懷人淚及馬足遂蹶而下道傷捉筆馳訊歸途當出  
何道幸不惜相聳武康山中儻可投足則有蕨薇在  
吾饑吾腹而聞吾心何至作如此狀伏惟終惠教我  
所不輸心有如皦日開之同東下不歸途必使人報



我  
適得一密報聞仁兄微服至西湖與開之會今已同  
往檣李檣李去青溪盈盈一水矣令我飛心直挂天  
外如只尺不得一奉顏色便成千古長恨敬去急足  
尋仁兄仁兄何以慰我三年饑渴昔曹嵩以不得見  
趙咨為恨至棄官追至北海相見仁兄許我弟非戀  
此五斗者倘仁兄憐其區區幸作良圖兩睫視不得  
下

與君典開之

千古西湖為林叟措大所點今幸得二三大英雄一  
浣之大為湖山吐氣湖上諸作似有神助是日晨起  
眉端作紫氣薄莫使人回不佞坐中庭讀兩君書若  
詩長天紺碧頭上雲物五色爛如錯綺明星見日下  
是何祥也文章如此詎不上動天文僕非湯語者二  
足下天放閒適柰何令不佞跼蹐若此弟不難棄此  
死牛皮帶祇緣家有老親不敢直行其志念二足下  
豪曠顧影自穢咄咄屠生為小吏所縛許由石戶之

農非天上人何為嘒嘒乃爾與仁兄輩相見當共商  
此事人謂屠卿貧甚不可以若此丈夫寧忍餓死有  
卿等在當不令立稿急欲與二足下相見秉燭達曙  
不能寐故復遣力奉迓書到焚香掃地家人為足下  
百冗幸即買權青溪必無舍此而他之嘉則先生同  
來此千秋佳事

又  
今日蚤起攬鏡忽見眉端隱隱作大絳色如含桃呼  
細君與語當為何兆宜必有真人過此既念二仁兄

業抵秀州刺下且艤舟浦口乎望至日莫不來乃得  
二兄札子急讀君典書若詩神氣蕭灑如挾飛僊復  
讀開之長牋情境疊出麗藻間叢世上乃有此等人  
物作此等言語不佞乃得目睹坐空古人僕即化為  
異物固可亡恨見二君文章想二君眉宇悅墮崑崙  
萬仞罡風中骨驚神爽忽忽毛羽生於胷懷湖上復  
值嘉則先生狂呼大語一片湖山恐蹂為荒丘此時  
何處可着乃公乃公平時稍高自揚詡亦復奪氣何  
况梁生輩哉二君既至秀州便可買權青溪望見故

人直以夕為歲至姑蘇而後視我不佞即男子立化  
為石矣重走吏復將節意二足下急圖之

直蓋限未至珍知大稱一飛賦山空樂為荒立地  
萬分置旅中骨節軒英必必乎時主外曾軒臨工  
異於固下五射良二臣文章賦三臣骨實判對  
海神地華言請不封心影目觀坐室古入對明  
蕭關之身效計贊叠出凱氣間世止不有地善人  
二尺外子思精果典書各精林庫廣賦吹射梁射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十七終

